



曲園叢書

14
484
1





門子曾
號 484
卷 1-64

德清俞蔭
甫所著書

同治十年秋八
月曾國藩署檢

序目

羣經平議三十五卷德清俞樾撰樾自爲序錄曰道光
之元樾始生焉生六歲而母氏姚太恭人授之論語孟
子及禮記大學中庸二篇十歲受業於戴貽仲先生始
習爲時文十五歲從先朝議君讀書常州粗通羣經大
義其明年入縣學又明年應鄉試廁名副榜於是搏力
爲科舉之文越七年而舉於鄉又六年而成進士入翰
林則年已三十矣自以家世單寒獲在華選惴惴惟不
稱職是懼不皇它也咸豐七年自河南學政免官歸因
故里無家僑寓吳下石琢堂前輩五柳園中當是時粵

賊據金陵已五年東南數千里幾無完城 朝廷命重
臣督師四出討賊才智之士爭起言兵余自顧無所能
閉戶發篋取童時所讀諸經復誦習之於是始竊有該
述之志矣家貧不能具書假於人而讀焉有所得必錄
之治經之外旁及諸子妄有訂正兩平議之作蓋始此
矣其後江浙皆陷于賊流離遷徙靡有定居平議兩書
卒未忍棄同治建元之歲由海道至天津寓於津者三
載而羣經平議三十五卷乃始告成念少年精力爲舉
業所耗通籍後又居館職習詩賦至中歲以後始退而
孳經所謂困而學之者非歟庸足以知聖人之微言大

義乎雖然 本朝經學之盛自漢以來未之有也余幸
生諸老先生之後與聞緒論粗識門戶嘗試以爲治經
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得此三者
以治經則思過半矣詩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聖
人之言豈有不明且清者哉其詰籀爲病由學者不達
此三者故也三者之中通假借爲尤要諸老先生惟高
郵王氏父子發明故訓是正文字至爲精密所著經義
述聞用漢儒讀爲讀曰之例者居半焉或者病其收易
經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羅者猶視乎藪澤矣余之
此書竊附王氏經義述聞之後雖學術淺薄儻亦有一

二言之幸中者乎以其書成最先故列所著書第一今錄其目于左方

第一卷

周易一

第二卷

周易二

第三卷

尚書一

第四卷

尚書二

第五卷

尚書三

第六卷

尚書四

第七卷

周書

第八卷

毛詩一

第九卷

毛詩二

第十卷

毛詩三

第十一卷

毛詩四

第十二卷

周禮一

第十三卷

周禮二

第十四卷

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考

第十五卷

儀禮一

第十六卷

儀禮二

第十七卷

大戴禮記一

第十八卷

大戴禮記二

第十九卷

小戴禮記一

第二十卷

小戴禮記二

第二十一卷

小戴禮記三

第二十二卷

小戴禮記四

第二十三卷

春秋公羊傳

第二十四卷

春秋穀梁傳

第二十五卷

春秋左傳一

第二十六卷

春秋左傳二

第二十七卷

春秋左傳三

第二十八卷

春秋外傳國語一

第二十九卷

春秋外傳國語二

第二十卷

論語一

第二十一卷

論語二

第二十二卷

孟子一

第二十三卷

孟子二

第二十四卷

爾雅一

第二十五卷

爾雅二

是書也成藏之匣中未出也同治四年春天津有張少巖汝霖者取其書第十四卷刻之以此卷專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制度可單行也壽陽相國見而好之寓書曰歷代明堂之制見于秦氏五禮通考其中辨正舊注者不為無功要亦互有出入未足以難鄭也陳氏五經異義疏證采輯近儒新說又案而不斷鮮所折衷吾子據隋書字文愷傳訂正考工記一字之衍遂使記文八十一字略無齟齬且於鄭注之誤駁正無遺三代世

室重屋明堂相因之制燦然在目而秦漢以來規模亦略具於斯誠覃思精義有功經傳者也閻夢巖農部汝弼亦好之介相國而求焉於是人始稍稍知有此書矣是年夏宋雪帆侍郎以使事至津索觀三禮平議謂余曰高郵王氏之學固極精審然多考訂于一字一句之間若子之書則有見其大者殆將駕而上之乎因謀以儀禮平議二卷刻之京師余旋南歸未果也余既南歸蔣薌泉撫部時爲吾浙方伯雄才英略獨冠當代旣已夷險發荒胥兩浙之民而衽席之又將興起人文作養士類以副朝廷求治之意知余有此書力以槩刻自

任杭州劉笏堂太守以余書尙無定本宜以時寫定贈洋泉四十爲寫書費太守故清貧問其所自來乃得之假貸者余笑曰此亦君循吏傳中一事矣五年春方伯出巨貲鳩眾工登全書於版未竟厥功遷廣東巡撫去笏堂承公命始終之開雕於夏四月越八月而書成經理其事者爲丁松生丙任校讎者爲高伯平均儒皆與有力焉嗟乎本朝經術昌明諸老先生說經之書浩如煙海余此書又何足道而諸巨公必欲刻而行之世豈以其中固有一二言之幸中者乎抑或以數十年來茲道衰息將振而起之而姑以余此書爲嚆矢乎後之

春在堂隨筆八卷
春在堂尺牘五卷
楹聯錄存三卷
四書文一卷
太上感應篇續義二卷
袖中書二卷
游藝錄六卷
右台仙館筆記十六卷

羣經平議卷一

論及及昔今世訓之類以德清俞樾

大周易一

初九

乾

正義曰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其說有二一者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二者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著之數九遇揲則得老陽六遇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

樾謹按八卦成列本皆三畫之卦因而重之則皆六畫之卦乾以一爲一畫坤以一爲一畫不得以乾爲三畫坤爲六畫也如其說將震坎艮爲五畫卦與離兌爲四畫卦乎然則前一說不可通矣其後一說以老陰老陽爲說自不可易而究其所以爲老陽老陰者則徒執揲著之數以求之夫揲著之數人之所定非天之所爲也聖人何爲必以九爲老陽七爲少陽六爲老陰八爲少陰乎是必有一定之理先儒未之能見及者今按陽之數以三而奇陰之數以二而偶周書武順篇曰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是其義也

說卦傳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正義引鄭注曰三之以天兩之以地竊謂九六之數起於此矣乾卦三陽陽之數三三其三則爲九故九者乾之數也坤卦三陰陰之數二二其二則爲六故六者坤之數也以是推之震坎艮皆一陽二陰其數七與離兌皆一陰二陽其數八易用九六不用七八者用老不用少統于尊也於是聖人卽本此數以揲著凡三少則所存者三十六四之得九是爲老陽三多則所存者二十四四之得六是爲老陰一少兩多則所存者二十八四之得七是爲少陽一多兩少則所存者三十二四之得

八是爲少陰夫九與六所以爲老陽老陰而七與八所以爲少陽少陰者卽本乎八卦之數非以意爲之也明乎此而用九用六之義可無疑矣

夕惕若厲 九三

懋謹接近讀以夕惕若爲句武氏億經讀攷異謂漢唐舊讀竝連夕惕若厲爲句引淮南子人間訓漢書王莽傳說文勗字注風俗通義後漢書謝夷吾傳爲證今接近讀固非漢唐舊讀以夕惕若厲四字爲句實亦未得此當以夕惕二字爲句君子終日乾乾夕惕猶言終日乾乾終夕惕惕也語有繁簡耳若厲二

字自爲句猶夬九三言若濡萃初六言若號也文言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雖危二字正解若厲之義然則漢唐舊讀其亦未可從矣

坤 彖辭

釋文曰坤本又作𡙇今字也

懋謹按說文土部坤下竝無作𡙇重文川部曰𡙇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𡙇𡙇距𡙇是𡙇卽川字非坤字也疑𡙇當讀爲順說卦傳乾健也坤順也而乾卦古卽謂之健象傳天行健卽天行乾也乾卦謂之健故坤卦謂之順矣此作𡙇者乃順之段字順從川聲

古文以聲爲主故順或作川說文𠂔部曰𠂔古文以爲賢字可部曰哥古文以爲歌字然則以川爲順猶以𠂔爲賢以哥爲歌矣孔子贊易旣正其名曰坤而古文流傳至漢世尙有存者是以孟郁修堯廟碑作川孔廟置卒史碑作𠂔韓勅修孔廟後碑作𠂔史晨祠孔廟奏銘作𠂔魏修孔子廟碑作𠂔皆是隸書川字至陸德明作釋文時尙有作𠂔之本而皆莫識其爲順之段字近世學者或謂𠂔六畫不連連者是川字妄爲區別更失之遠矣

履霜 坤初六

釋文曰鄭讀履爲禮

樾謹按履霜之義明白無疑鄭讀爲禮義不可通疑鄭氏所據本作禮霜鄭注則曰禮讀爲履蓋禮履聲近而義通禮記祭義篇禮者履此者也白虎通禮樂篇禮之爲言履也禮霜卽履霜經文作禮鄭破段字而讀以本字乃解經之恆例後人用注說改經文又以旣改之經文改注而陸氏承其誤耳經典中如此者甚多段氏玉裁經韻樓集舉周禮菹讀爲鉏蚺讀爲蝮數事可證

小貞吉大貞凶 屯九五

正義曰貞正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是小正爲吉若大人不能恢宏博施是大正爲凶

樾謹按周官太卜曰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鄭司農曰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著龜據此則以大事問謂之大貞以小事問謂之小貞小貞吉大貞凶言可小事不可大事也正義訓貞爲正未得經意說文卜部曰貞卜問也從卜貝以爲贄又曰占視兆問也是貞與占同義周官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吉凶猶云占來歲之吉凶也鄭司農訓貞爲問甚得古義康成謂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其義轉迂矣

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蒙初六

王弼注曰蒙發疑明刑說當也正義曰以蒙既發去疑事顯明刑人說桎梏皆得當

樾謹按爾雅釋詁刑常也利用刑人猶尚書立政所云其惟克用常人耳常人者有常之人周書皇門篇苟克有常孔晁注曰常謂常德是其義也此爻之義言發蒙者利用有常之人又當寬之故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也釋詁刑訓常又訓法故象傳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若如王注以刑爲刑罰之刑則刑人與說桎梏義正相反判然兩事象傳不當偏舉一端矣

師或輿尸凶

師六三

集解引盧氏曰尸在車上故輿尸凶矣
樾謹按以輿尸為尸在車上則但云師輿尸足矣如
六四師左次不必言師或左次也程傳曰輿眾也尸
主也訓尸為主本爾雅釋詁文殊勝古義但輿訓眾
則六五曰弟子輿尸豈可云弟子眾主乎輿當讀為
與襄二年前傳使正輿子賂夙沙衛又十年傳王叔
陳生與伯輿爭政又三十一年傳生去疾及展輿又
定五年傳囚闔輿罷釋文竝曰輿本作與史記孔子
弟子傳曾參字子輿家語作子與是輿與古通用師

或輿尸者師或與尸也言師或與為主如後世有觀
軍容使之類故凶也弟子輿尸者弟子與尸也言既
使長子帥師又使弟子與為主如晉河曲之戰有趙
穿是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

比象辭

集解引千寶曰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又引蜀
才曰原究筮道以求長正
樾謹按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
三曰原兆鄭注曰原原田也然則原兆特三兆之一
以其象似原田故名之曰原豈可即訓原為卜乎千

氏之說疏矣蜀才謂原究筮道此與正義所云原窮
其情筮決其意竝爲望文生訓今按比之原筮猶蒙
之初筮說文巛部麤水泉本也重文原曰篆文麤省
是原之本義水泉本也今俗加水作源卽其字也故
引申之則有始義漢書元帝紀注引晉灼曰原本也
始祖之廟故曰本也原筮之原當從此訓正與後夫
凶相對正義解後夫凶曰親比貴速若及早而來人
皆親附故在先者吉若在後而至者人或疏已親比
不成故後夫凶此說極合經旨原筮元永貞无咎卽
所謂在先者吉也孔穎達能得此旨而不得原字之

解故知詁經當先明字義矣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元
者本也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易原
筮周禮原蠶文王世子末有原漢原廟皆作再字解
師古曰原重也與本來之義全不相同按顧氏此說
極爲疏闊原之訓本於經有徵禮記孔子閒居篇必
達於禮樂之原鄭注曰原猶本也且原廟之原晉灼
與師古異義在漢書已有兩說矣安得謂原止訓再
乎

不甯方來

懋謹按傳曰不甯方來上下應也王注曰安則不安

者託焉故不甯方所以來上下應故也據注是以不甯方三字連讀甚為不辭殆失之矣考工記祭侯之辭曰惟若甯侯無或若女不甯侯不屬於王所此不甯二字之義也方之言竝也說文方部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是方之本義為兩舟相竝故方即訓竝儀禮鄉射禮曰不方足鄭注曰方猶併也聘禮注曰今文竝皆為併是併竝同字方訓併即訓竝尚書微子篇小民方興史記宋世家作竝與蓋史公以詁訓字代之也不甯方來猶云不甯竝來言不甯者無不來故傳曰上下應也

邑人不誠此九五

正義曰邑人不誠吉者雖不能廣普親比於自己相親之處不妄加討罰所以己邑之人不須防誠而有吉也

樾謹按此承王用三驅而言王者田獵所至非敵人侵犯何防誠之有誠當讀為駭周官太僕職曰始崩戒鼓鄭注曰故書戒為駭是其例也邑人不誠言不驚駭也孔氏以本字讀之非是

既雨既處小畜上

注曰剛不能侵故既處也 正義曰三不能侵不憂

危害故已得其處也

樾謹按以既處爲已得其處則與既雨之意不倫矣
說文几部処止也得几而止從几從夂重文處曰処
或從虎聲是處之本義爲止故詩江有汜篇其後也
處鳧鷖篇公尸來燕來處毛傳竝曰處止也既雨既
處者既雨既止也止謂雨止猶言既雨既霽也說文
雨部霽雨止也不曰既止而曰既處取於韻協耳

幽人貞吉

履九二

注曰在幽而貞宜其吉 正義曰幽人貞吉者既无
險難故在幽隱之人守正得吉

樾謹按正義以幽人爲幽隱之人非古義也集解引
虞翻曰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惠氏定宇周易
述引尸子曰文王幽於羑里荀子曰公侯失禮則幽
證幽人爲幽繫之人今按虞說是矣而未盡也傳曰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
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以此推之則文周
之易自有微辭必如于令升之注易援殷周之事一
一比附斯固失之然竟謂無所寓意則亦所謂頌其
詩讀其書不知其人者也太史公曰文王囚而演周
易然則所稱幽人者殆指文王而言乎爻辭稱幽人

者二履九二與歸妹九二是也虞氏謂履自訟來則歸妹當自解來訟初爻變而成履訟之九二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此寓文王歸國之事也故履九二曰幽人貞吉解初爻變而成歸妹解之九二曰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則并牧野之事而寓之牧野之役紂與二妻授首事見周書克殷篇其卽所謂三狐歟左傳曰狐蠱乃其君也或古易說罔如此矣故歸妹九二曰利幽人之貞自來言易者未見及此

視履考祥 上九

注曰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視履而考祥也 正義曰上九處履之極履道已成故視其所履之行善惡得失考其禍福之徵祥

懋謹按爾雅釋詁曰考成也王注云履道成矣故可視履而考祥成字正釋考字言視其所履以成其祥祥者善也正義謂考其禍福之徵祥則尙有禍有福傳何以言大有慶乎非經意且非注意矣

拔茅茹以其彙 泰初九

注曰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相牽引者也茹相牽引之貌也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爲類首已舉則從若茅

茹也

樾謹按漢書劉向傳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注引鄭氏曰茹牽引也王注正用鄭義惟以茅茹連讀則非也傳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是中閒茹以其彙四字當爲一句茹以其彙者牽引以其類也集解引虞翻以茹爲茅根則亦以茅茹連讀竝與傳違矣

同人于宗

同人六二

注曰應在乎五唯同於主過主則否用心褊狹鄙吝之道正義曰係應在五而和同於人在於宗族不

能宏闊是鄙吝之道故象曰吝道也

樾謹按正義所說非注意也王氏蓋訓宗爲主故曰唯同於主過主則否也一切經音義卷九引字林曰宗尊也亦主也正義不知王訓宗爲主而以宗族釋之則與注義違矣然王氏此注恐亦未得經旨二五本是正應若臣之於君妻之於夫二之唯同于五乃其正也豈得以爲吝道乎集解引荀爽曰宗者衆也上下衆陽皆欲與二爲同陰道貞靜從一而終今宗同之故吝也此說視王注爲長

匪其彭无咎

大有九五

注曰三雖至盛五不可舍能辯斯數專心承五常匪其旁則无咎也旁謂三也 正義曰匪非也彭旁也謂九三在九四之旁

樾謹按釋文其彭步郎反子夏作旁王氏以彭爲旁與子夏傳合注中盛字正釋彭字之義廣雅釋訓彭彭旁盛也王氏之意以彭與旁皆有盛義故經字作彭而注從子夏傳作旁旁卽彭也非謂旁側也正義誤會注意謂九三在九四之旁殊失其旨惟王氏專以九三一爻爲盛似與經義有未盡合今按大有內卦爲乾初二三皆陽爻是陽之極盛者也九四一

爻雖與三陽同類然近于六五之尊專心承五而不與下之三陽合故曰匪其彭匪之言分也周官太宰職匪頒之式司農曰匪分也廩人職以待國之匪頒鄭注曰匪讀爲分竝其證也說文文部斐分別文也斐與匪古亦通用是匪有分別之義匪其彭者言下之三陽雖盛而能分別之不與合也傳曰匪其彭明辯哲也所謂明辯哲者正以其能自分別矣王氏專以九三一爻爲盛又不解匪字之義故其所說不了也

厥孚交如 六五

經一

三

正義曰交接也

樾謹按凡言如者若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之類大率皆形容之詞正義訓交為交接殆非也交當讀為皎六五一爻居外卦離體之中為明之主故其信皎然皎之言明也詩大車篇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此即厥孚皎如之義

鳴謙

謙上六

樾謹按謙上六鳴謙與六二同然六二傳曰中心得也上六傳曰志未得也何傳義不同如是疑上六鳴謙當作冥謙猶豫上六曰冥豫也兩爻皆以陰柔居

卦之終故同為冥耳升上六曰冥升正同此例鄭康成讀冥豫之冥為鳴見釋文蓋不知謙上六之鳴當作冥而反疑豫上六之冥當作鳴失之矣

貞疾

豫六五

樾謹按貞之言當也尚書洛誥篇我二人共貞釋文引馬注曰貞當也六五當九四一陽之上故有貞疾之象傳曰六五貞疾乘剛也以乘剛釋貞疾可知貞字之義正義曰正得其疾失之迂矣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彖辭

樾謹按此與與九五之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儒所

說義皆未安蠱之先後甲以春之日言也月令所謂
其日甲乙也巽之先後庚以秋之日言也月令所謂
其日庚辛也蠱為有事之卦故以春之日言見始事
之義巽為申命行事之卦故以秋之日言見繼事之
義言甲不言乙言庚不言辛舉甲庚以包乙辛也古
人行事每以先後三日為節如冠禮前期三日筮賓
此先三日之例也子生三日卜士負之此後三日之
例也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皆以示行事之
節見方春而有事則宜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方秋而
有事則宜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也說者或牽合五行

方位或附會丁辛癸之字義胥失之矣

幹父之蠱

初六

集解引虞翻曰幹正蠱事也

懋謹按蠱卦諸幹字竝當作幹說文斗部幹蠱柄也
柄則有秉執之義故引申之得訓為主字亦通作管
漢書食貨志欲擅幹山海之貨師古注曰幹讀與管
同謂主領也又車千秋傳自以為國家典權筦之利
注曰筦即管字義與幹同皆為主也蓋古音幹與管
相近匡俗正謬引字林曰幹音管故其義亦通用幹
父之蠱幹母之蠱竝言主領其事也漢隸或以幹為

幹執金吾丞武榮碑內幹三事幹卽幹也漢書竇憲傳內幹機密劉向傳幹尙書事其字竝作幹蓋皆沿漢隸之譌此卦諸幹字猶是矣虞氏訓幹爲正然則九二曰幹母之蠱不可貞是爲正母之事不可正也豈可通乎文言曰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兩幹字亦當爲幹事之幹也猶云事之主也足以幹事猶云足以主事正義引莊氏之說以幹爲幹濟非是咸臨 臨初九

注曰咸感也感應也

懋謹按襍卦傳曰咸速也臨卦二陽旣長則有沛然

莫禦之勢故初九九二兩爻竝曰咸臨言臨之速也荀子議兵篇曰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也楊倞注曰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頃也學者但知咸之訓感感之訓應而不知感有感忽之義故失其旨矣

甘臨 六三

注曰甘者佞邪說媚不正之名

懋謹按此爻之義與復六二休復同休美也甘亦美也一陽生爲復二陽生爲臨復六二一陰與初九一陽相此故曰休復言以其復爲美也臨六三一陰與

初二兩陽相比故曰甘臨言以其臨為美也傳曰甘
臨位不當也然則所以无攸利者以位不當之故而
非以甘臨之故注乃曲坐以不正之名失經意矣
知臨 六五

注曰處於尊位履得其中能納剛以禮用建其正不
忌剛長而能任之委物以能而不犯焉則聰明者竭
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不為而成不行而至矣大
君之宜如此而已故曰知臨大君之宜吉也 釋文
曰知音智注同又如字

懋謹按注中惟知力之知當音智然云聰明者竭其

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則是泛論事理非以知力字
解經文知字也經文知字王氏蓋讀如本字正義曰
是知為臨之道此說與王氏合釋文依王注作音乃
首云音智失之矣

觀其生君子无咎 觀上九

注曰觀我生自觀其道也觀其生為民所觀者也生
猶動出也

懋謹按王注以觀我生為觀其道又訓生為動出正
義因謂道是開通生利萬物故道得名生其義殊為
迂曲生當讀為性周官大司徒職辨五地之物生杜

子春讀生爲性是其例也觀我生卽觀我性也觀其
生卽觀其性也率性之爲道故傳曰觀我生進退未
失道也京房說此經曰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
性行然則以觀其生爲觀其性漢人固有此解矣

履校滅趾

噬嗑初九

正義曰履謂著而踐履也

樾謹按說文履部履履也然履履二字義自有別詩
云糾糾葛履可以履霜不得易之曰糾糾葛履可以
履霜蓋履鳥字可作履踐履字必不可作履也周易
履霜履虎尾字皆作履此文不云履校而云履校義

殊可疑且校之爲物雖施於足然非著而踐履之也
集解引虞翻曰履貫趾足也訓履爲貫疑其字未必
作履說文女部婁空也史記律書曰婁者呼萬物且
內之也以物內空中則有貫義或虞本固作婁歟婁
校者內其足於校中也後人因下有滅趾之文改其
字作履似是而實非矣

白馬翰如

賁六四

注曰鮮絜其馬翰如以待 正義曰白馬翰如者但
鮮絜其馬其色翰如徘徊待之未敢輒進也
樾謹按注言翰如以待則王氏之意不以翰如爲馬

色也禮記檀弓篇正義引鄭注曰翰猶幹也見六四
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是鄭君讀翰為幹王氏此注
蓋陰從鄭讀但不用其幹而有之之義廣雅釋詁幹
安也王氏之意讀翰為幹而訓幹為安翰如猶安然
也故曰翰如以待正義以翰如為馬色則待字無著
矣乃又增出徘徊字豈注意乎

剝牀以辨

剝六二

注曰辨者足之上也 正義曰辨謂牀身之下牀足
之上足與牀身分辨之處也

懋謹按王氏解剝牀以足為猶剝牀之足足屬牀故

辨亦屬牀然其解剝牀以膚曰牀既剝盡以及人身
則膚又屬人而不屬牀三句之義不一律矣且牀足
與牀身分辨之處果何物乎王氏此注殊不可從集
解引鄭注曰足上稱辨虞注曰指閒稱辨竝以人身
言其義雖較安而亦無據據今按辨當作胙胙肉也
禮記內則篇鴟鴞胙鄭注曰胙謂胙側薄肉是也人
卧則胙與牀最近故初爻曰以足二爻曰以胙以者
及也小畜九五富以其鄰集解引虞注曰以及也然
則剝牀以足謂剝牀而及足剝牀以胙謂剝牀而及
胙剝牀以膚謂剝牀而及膚三句一律胙作辨者古

字通也儀禮士虞禮以其班耐注云古文班或爲辨
今文爲胖蓋辨胖音近故今文爲胖者古文或爲辨
也少牢饋食禮司馬升羊右胖注云古文胖皆爲辯
辯亦猶辨也

剝牀以膚

六四

懋謹按足與辨何莫非膚此膚字必實有所指與他
處言膚者不同說文肉部臚皮也從肉盧聲重文膚
曰籀文臚是臚膚一字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二引
釋名曰腹前曰臚剝牀以膚當從此義蓋六二曰以
辨辨者脅肉也此曰以膚由脅側而及腹前爲害尤

切故傳曰切近災也

有厲利已

大畜初九

注曰四乃畜已未可犯也故進則有厲已則利也

釋文曰利已夷止反下及注已則能已同或音紀姚

同

懋謹按釋文依王注讀已爲已止之已故音夷止反
已則之文卽見此注能已之文於注不見下文傳曰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注曰處健之始未果其健者故
能利已陸德明所見本蓋作故能已與今不同也然
王氏經注亦有異同集解載王弼曰四乃畜已未可

犯也進則災危有厲則止故能利已是李鼎祚所見
王注與陸德明所見王注其文不同若從李本則王
氏讀經文已字正作人已之已故有四乃畜己之文
又按六四注曰處艮之始履得其位能止健初距不
以角柔以止剛剛不敢犯抑銳之始以息強爭豈唯
獨利乃將有喜也曰初曰始皆以初九一陽而言曰
豈唯獨利則兼利初九明矣故自初九言之即謂之
利已蓋抑銳息爭在初九與有利焉其有厲也正所
以利已也若讀爲已止之已則全失其義矣王氏此
注疑後人竄改當依集解訂正

老夫得其女妻

大過九二

集解引虞翻曰二體乾老故稱老夫女妻謂上兌兌
爲少女故曰女妻

樾謹按虞氏此注雖若極峭然於九五老婦得其上
夫又曰兌爲少故稱士夫豈兌旣爲女妻又爲士夫
乎是不可通矣此兩爻之義當以旁通及二五升降
之例求之大過與頤旁通大過互體乾是爲老夫以
大過二之頤五則上體成巽是爲老夫得其女妻頤
互體坤是爲老婦以頤二之大過五則上體成震是
爲老婦得其士夫大過二之頤五得正者也故无不

利頤二之大過五則失正矣故傳曰亦可醜也兩爻之義如此先儒徒以本卦求之宜其不得耳

險且枕 坎六三

注曰枕者枕枝而不安之謂也

樾謹按注中枝字乃枝柱之義言枝柱之而不安也然其義迂曲始非塙詰鄭易作儉且枕謂木在手曰儉在首曰枕說見釋文然儉是何物于古無徵鄭說亦未足據今按枕當爲沈釋文謂古文作沈是也莊子外物篇慰瞖沈屯釋文引司馬注曰沈深也險且沈者險且深也上文曰來之坎坎可謂險矣下文曰

入于坎窞可謂深矣險且沈一語上承坎坎之文下起坎窞之義自沈誤作枕而其義全失矣又按釋文曰九家作玷玷字之義亦與沈近說文水部沈陵上瀉水也一曰濁黓也然則沈與黓通楚辭九辨篇或黓點而汙之九家作玷者玷猶點也若是枕字則九家何以作玷乎

祗既平 九五

注曰祗辭也

樾謹按經言祗既平則祗字必實有所指非語辭也釋文曰祗京作禔說文同安也然禔訓安則與平義

相近當云禋且平不當云禋既平矣又引鄭云當作
坻小丘也以文義而言鄭爲得之然祇從氏聲坻從
氏聲兩聲絕遠古不相通則亦非也祇當作氏說文
氏部曰巴蜀名山岸脅之堆旁箸欲落峭者曰氏氏
崩聲聞數百里象形入聲楊雄賦曰響若氏隕今按
響若氏隕出楊子雲解嘲文文選作坻隕漢書作阨
隕從土從阜皆後人所加耳此經祇既平卽氏隕之
氏氏隕則平矣古本周易蓋止作氏既平京房讀氏
爲禋後人遂於氏旁加示所謂說誤于前文變于後
也而古字古義皆不可見矣

咸其股執其隨

咸九三

注曰股之爲物隨足者也進不能制動退不能靜處
所感在股志在隨人者也志在隨人所執亦以賤矣
用斯以往吝其宜也
懋謹按此爻之辭與艮六二云艮其腓不拯其隨文
法相似王氏彼注曰隨謂趾也此注因象傳有志在
隨人之語故解隨字不以形體言其見殊拘孔子作
傳以釋經以志在隨人明周公所以取象於隨者其
義如此至周公之辭既曰執其隨則隨字自必實有
所指經取其象傳釋其義豈可并爲一談乎惟艮注

以隨爲趾亦無依據正義曰腓動則足隨之故謂足爲隨此亦曲說也王氏旣以股爲隨足之物豈又以足爲隨腓之物乎轉展遷就以成其說遂使字無定詁經無定義殊非注經之體矣竊疑隨乃骸之段字古無骸字故以隨爲之執其隨者執其骸也不振其隨者不振其骸也隨從隨聲與妥聲相近儀禮士虞禮注曰今文墮爲綏特牲饋食禮注曰墮與按讀同是隨聲妥聲之字古每通用也骸雖後出之字然從骨妥聲亦必有本蓋因古段隨爲之故依其聲而製此字耳

羸其角 大壯九三

注曰貞厲以壯雖復羝羊以之觸藩能無羸乎
樾謹按釋文曰羸律悲反又力追反下同馬云大索也徐力皮反王肅作縲音螺鄭虞作纍蜀才作累張作纍是此字諸家各異其爲段借字明矣竊謂周易羸字皆以作纍者爲正說文糸部纍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故凡以索係物卽謂之纍成三年左傳兩釋纍囚杜注曰纍係也然則纍其角卽係其角也集解引侯果曰用壯觸藩求應於上故角被拘羸矣此古義也拘羸猶言拘係也姤初六羸豕孚蹢躅集解引

虞翻曰巽繩操之故稱羸也并豕辭羸其瓶集解引荀爽曰初欲應五今爲二所拘羸故凶也荀虞之說皆同可徵古義矣王氏於此羸字無所發明至羸豕則臆解爲牝豕羸其瓶則解爲幾至而覆望文生訓前後異義殊不可從正義於此云拘羸纏繞也蓋用古義爲說於羸其瓶云拘羸其瓶而覆之覆之之說雖徇王注拘羸之說仍古義也惟羸豕不言拘羸則以王注與古義絕遠不能比而同之耳

喪羊于易 六五

越謹按釋文易陸作場謂疆場也朱子語類曰喪羊

于易不若解作疆場之場漢食貨志疆場之場正作易後有喪牛于易亦同此義今按場易古通用易卽場也然旣曰喪羊于易則自從易字取義傳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竊謂此爻與旅上九喪牛于易其義正同羊者兌象也牛者離象也離之爲牛不見于說卦傳故虞仲翔斥爲俗說然左傳載叔孫莊叔之言已有純離爲牛之文則其說古矣大壯自三至五互兌故有羊象六五不當位易而爲九五斯當位矣然而喪羊矣是謂喪羊于易旅上體爲離故有牛象上九不當位易而爲上六斯當位矣然而喪牛矣是謂

喪牛于易蓋疆易也變易也古本無二字於文則爲
疆易之易於義則爲變易之易凡易之辭皆當以是
求之乃喪羊于易无悔而喪牛于易則凶者蓋大壯
六五變則爲夬夬之九五曰苒陸夬夬中行无咎此
大壯六五喪羊所以无悔也旅上九變則爲小過小
過之上六曰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此旅上九喪牛
所以凶也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同而異矣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

明夷九三

集解引九家易曰暗昧道終三可升上而獵於五得
據大陽首位故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

樾謹按大陽首位而曰大首不辭甚矣首當讀爲道
古首道字通用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
書治要作稽首史記秦始皇紀追首高明索隱曰會
稽刻石文首作道竝其證也得其大首猶云得其大
道蓋白三至五互震說卦傳震爲大塗故有得其大
道之象大道卽大塗也

其人天且劓

睽六三

釋文引馬云劓鑿其額曰天 集解引虞翻曰黥額
爲天

樾謹按易凡言天者大率爲乾爲陽此乃以爲劓額

之名不亦異乎馬虞之說皆非也天疑兀字之誤說
文足部踞斷足也重文跣曰踞或從兀莊子德充符
篇魯有兀者釋文曰李云則足曰兀蓋卽跣之省也
其人兀且劓猶困九五曰劓劓也古文天作禿見玉
篇故兀誤爲天矣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

損象辭

正義曰先儒皆以无咎可貞各自爲義準下王注曰
損下而不爲邪益上而不爲諂則何咎而可正則王
注以无咎可貞共成一義

樾謹按此非經旨也易有言不可貞者如節象辭苦

節不可貞蠱九二爻辭幹母之蠱不可貞是也亦有
言可貞者如坤六二爻辭含章可貞是也无咎可貞
自各爲義且如无妄九四曰可貞无咎又豈共成一

義乎

往不勝爲咎

夬初九

樾謹按爲咎猶有咎也孟子滕文公篇將爲君子焉
將爲野人焉趙注曰爲有也又盡心篇爲閒不用注
曰爲閒有閒也然則爲可訓有有咎而曰爲咎亦猶
有閒而曰爲閒也莊子大宗師篇莫然有閒釋文曰
本亦作爲閒可證古字之通

羸豕孚踣躅 姤初六

注曰孚猶務躁也

樾謹按此孚字與他言孚者不同故王注以務躁釋之蓋讀孚為浮然以義求之不當如王氏所讀孚之言孚乳也禮記月令篇元鳥至鄭注曰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字而孚乳又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注曰為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是孚乳得兼鳥獸言羸豕孚踣躅言拘羸之豕方孚乳而踣躅也姤之初一陰始生故有豕孚乳之象說文爪部孚卵孚也一曰信也徐鍇曰鳥之乳卵皆如其

期不失信也此經孚字訓為孚乳與全經孚字訓信者義不相背若如王注訓為務躁則與全經孚字絕異矣

舊井无禽 井初六

注曰久井不見溲治禽所不嚮而況人乎

樾謹按井水至深非瓶縵不能汲禽無從取而飲之雖非舊井禽亦不嚮也王注殆不可從古者羽毛鱗介通名為禽白虎通田獵篇曰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此其所說猶有未盡國語魯語登川禽韋昭注曰川禽鼈蜃之屬然則禽之名并通乎水族矣下文井谷

射鮒釋文曰鮒魚名也子夏傳謂蝦蟇魚與蝦蟇皆可謂之禽舊井無水則此屬皆無從生矣故曰舊井无禽傳曰舊井无禽時舍也集解引干寶曰舊井謂殷之未喪師也亦皆清絜无水禽之穢此與傳義不合而以水禽釋經文禽字則其義甚塙水禽卽國語所謂川禽也學者但知二足而羽謂之禽於是此爻之義不可通矣

己日乃孚

革象辭

注曰卽日不孚己日乃孚也 集解引干寶曰天命已至之日也

懋謹按己日二字甚爲不辭顧氏日知錄引朱子發之說以此己字爲戊己之己當從之禮記月令篇中中央土其日戊己蠱之先甲後甲以春之日言也巽之先庚後庚以秋之日言也其說見前矣革之己日則以中央土之日言之春日言甲秋日言庚而中央土之日不言戊者戊日不孚己日乃孚正見其過中而當變革也改字從己或以此歟故自己日之義明而蠱之甲巽之庚亦不必曲爲之說矣

億喪貝

震六二

注曰億辭也

越謹按集解引虞翻曰億惜辭干寶曰億歎辭王氏之義殆亦同此然歎惜之辭施于喪貝則得矣六五曰億无喪恐不可通也釋文引鄭注曰十萬曰億然在此爻尙可以爲所喪之貝數六五億无喪亦不可通今按襄二十五年左傳不可億逞杜注曰億度也荀子賦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楊注曰億謂以意度之也古字億與意通論語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作意則屢中此經兩言億蓋以意揣度而決勝負如後漢書梁冀傳所謂意錢之戲者有勝負則有得喪故六一曰億喪貝六五曰億无喪也

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歸妹六五

注曰袂衣袖所以爲禮容者也 集解引虞翻曰兌爲口乾爲衣故稱袂

越謹按此皆拘文牽義未足以說易也說卦傳曰震爲決躁又曰兌爲附決此兩決字卽歸妹爻辭兩袂字因其君之決其娣之決文不成義故變而稱袂聲近而義通也說文水部決行流也是決有行義傳曰以貴行也此行字正解經文袂字可知袂之當爲決矣君者震也君固乾象而震得乾之初爻是謂帝出乎震故亦得稱君君之袂猶言震之決也娣者兌也

兌為少女故稱娣娣之袂猶言兌之決也震二之兌
五成歸妹是歸妹六五即震六二所謂其君之袂也
兌五之震二亦成歸妹是歸妹九二即兌九五所謂
其娣之袂也然以震二之兌五則不當位矣故曰其
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猶言以震二行而之兌五
而成歸妹不如以兌五行而之震二而成歸妹也袂
猶決也決者行也凡易之詞大率如此善學者從聲
音訓詁以求易則思過半矣

斯其所取災

旅初六

注曰最處下極寄旅不得所安而為斯賤之役所取

致災志窮且凶

樾謹按王氏蓋讀斯為厮故云斯賤之役然於文義
殊為未安此當以斯其所為句說文斤部斯析也析
之則離故斯亦訓離爾雅釋言斯離也列子黃帝篇
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張湛注曰斯離也然則斯其
所者離其所也斯其所取災言離其所乃取災害也
此爻斯其所與六二旅即次義正相反

渙奔其机

渙九二

注曰机承物者也謂初也二俱无應與初相得而初
得散道離散而奔得其所安故悔也

檄謹按經無得字增字釋經非經旨也說文夭部奔走也從夭賁省聲故賁與奔古通用詩鶉之奔奔禮記表記引作鶉之賁賁是也奔其机當作賁其机射義賁軍之將鄭注曰賁讀爲債債猶覆敗也大學此謂一言賁事釋文曰賁本又作債猶覆敗也然則賁其机者猶言敗其机也當渙之時敗其所依者而轉得獨行其志故傳曰得願也

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

檄謹按傳曰渙其血遠害也則當以渙其血三字爲句疑血下古更有血字當作渙其血血去逖出无咎

古人遇重文多省不書但于字下加二畫以識之傳寫因奪去耳血去逖出无咎猶小畜六四曰血去惕出无咎也上血字乃本字下血字乃恤之段字小畜釋文曰血馬云當作恤憂也得其義矣彼作惕出此作逖出者說文心部惕或從狄作愁故此段逖爲之耳易聲狄聲之字古往往相通詩泮水篇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釋文云韓作鬣又簡狄漢書古今人表作簡邊竝可爲證

亨小利貞

既濟象辭

集解引虞翻曰泰五之二小謂二也柔得中故亨小

概謹按傳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是彖辭本無小字止云既濟亨利貞故傳以小者亨釋亨字以剛柔正而位當釋利貞二字也其作亨小者涉未濟亨小狐汔濟之文而衍耳虞氏以亨小絕句甚為不辭朱子本義倒其文曰小亨并謂傳文亨上當有小字胥失之矣

高宗伐鬼方 九三

集解引虞翻曰鬼方國名乾為高宗坤為鬼方概謹按繫辭傳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虞氏有乾神坤鬼之說凡經傳言鬼者率以

坤為鬼釋之此未得也傳本泛論不必專指乾坤竊謂鬼神猶陰陽也乾神坤鬼必古有是說故觀彖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蓋否九四變而成觀上體之乾一陽又失是有鬼道焉鬼道不可以為教則聖人仍以神道設教其義在六四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虞氏說易以坤為國乾為王夫觀下有坤則有國上無乾則無王也而曰利用賓于王此即聖人之以神道設教也以乾坤例坎離坎得乾中爻神也離得坤中爻鬼也既濟離下坎上以上體之坎視下體之離是謂鬼方故于九三曰高宗伐鬼方未濟坎下離上

以下體之坎視上體之離是謂鬼方故于九四曰震
用伐鬼方推之睽上九曰載鬼一車睽上體爲離自
三至五互體爲坎坎有輿象見說卦傳上九離爻而
在互體坎上以坎車載離鬼故曰載鬼一車也徒以
坤爲鬼未得厥旨

又按集解引干寶曰鬼方北方國也坎當北方故稱
鬼然汲冢古文云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惠
氏棟九經古義據此謂荆楚古稱鬼方其說甚瑣離
爲南方之卦鬼方亦南方之國足見聖人取象之精
自說易者不得其解并鬼方之國而失之矣

濡有衣袽

六四

注曰濡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

櫂謹按經無舟漏之文王注非也集解引虞翻曰乾
爲衣故稱濡袽敗衣也乾二之五衣象裂壞故濡有
衣袽若然則但云濡有袽足矣何必更言衣乎虞說
亦非也又引盧氏曰濡者布帛端末之識也袽者殘
幣帛可拂拭器物也濡有爲衣袽之道也四處明闇
之際貴賤无恆猶或爲衣或爲袽也若然則是濡有
可衣可袽之道不得但云濡有衣袽也且布則曰布
帛則曰帛何以止舉其端末之識而曰濡乎盧說亦

非也今按漢書終軍傳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以爲符信也竊以漢制多因古春秋時紀子帛名裂繻然則裂帛爲符亦古制所有殆猶上古結繩之遺意矣此文繻字卽終軍棄繻之繻說文糸部絮絜縲也一曰敝絮從糸奴聲易曰需有衣絮是經文禡字古作絮敝絮之說疑本古易說故京房卽作絮也繻有衣絮者言以繻爲符而所裂之處乃有衣中之敝絮則不足以取信故至終日之久猶有戒心而傳則申其義曰有所疑也傳曰

有疑則繻是所以爲信之物明矣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九五

集解引虞翻曰泰震爲東兌爲西坤爲牛震動五殺坤故東鄰殺牛在坎多眚爲陰所乘故不如西鄰之禴祭禴夏祭也離爲夏兌動二體離明得正承五順三故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懋謹按虞注以旣濟爲泰五之二故其說如此實則此爻之象卽在本卦不必遠求之泰卦也集解引崔憬曰居中當位於旣濟之時則當是周受命之日也五坎爲月月出西方西鄰之謂也二應在離離爲日

日出東方東鄰之謂也離又爲牛坎水克離火東鄰
殺牛之象禴殷春祭之名按尚書克殷之歲厥四月
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四月殷之
三月春也則明西鄰之禴祭得其時而受祉福也今
按崔氏此說以下體離爲東鄰上體坎爲西鄰又以
牛爲離象皆得之矣惟必牽合殷周時事而以禴爲
殷春祭之名則非也旣言周事何不從周制而必從
殷制乎漢書郊祀志引此文作澮祭一切經音義二
十五引通俗文曰以湯煮物曰澮然則澮祭者坎象
也謂以坎水澮而祭也東鄰以離言牛亦以離言西

鄰以坎言澮亦以坎言因其字變作禴不從水而從
示故其義不顯矣萃六二升九二竝曰孚乃利用禴
禴亦當作澮虞注於升九二曰禴夏祭也孚謂二之
五成坎爲孚離爲夏故乃利用禴夫二之五成坎則
禴是坎象明矣必取互體之離爲說何爲乎推之萃
六二孚乃利用禴亦以二動之五言二動之五則五
動之二而下體成坎矣惟升二之五當位萃二之五
不當位故升九二曰孚乃利用禴无咎而萃六二曰
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无咎之文在孚乃利用禴之
上明所以无咎者以引吉不以用禴也此兩爻之文

位時成猶詩云百祿是遒百祿是總也時乘六龍以御天猶繫辭傳云是興神物以前民用也時乃語詞蓋言乾之為德大明乎終始之道故六位於是成於是乘六龍以御天也語詞而以實義釋之恐非傳義天造草昧屯

注曰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草昧也

樾謹按廣雅釋言草造也造與草本疊韻字故聲近而義通此當以造草二字連文章亦造也天造草昧言天道造草之時猶冥昧也王注云始於冥昧正得其解但以草昧連讀則失之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師

注曰毒猶役也 集解引干寶曰毒荼苦也 釋文

引馬云治也

樾謹按尚書微子篇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宋世家作天篤下災亡殷國昭二十二年左傳司馬督漢書古今人表作司馬篤是毒通作篤篤通作督皆聲近而義同此傳毒字當讀為督爾雅釋詁督正也以此督天下言以此正天下也呂氏春秋順民篇湯克夏而正天下高注曰正治也正有治義故督亦有治義馬訓治於傳義為近千氏王氏之說胥失之矣

地道變盈而流謙

謙

集解引崔憬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是爲變盈而流謙地之道也

樾謹按如崔氏說則盈謙皆變矣此泥變字之義而失之也呂氏春秋至忠篇顏色不變高注曰變毀也是變有毀義地道變盈而流謙言毀盈而流謙也與天道虧盈義正相近又剝彖傳剝剝也柔變剛也柔變剛者柔毀剛也集解引荀爽曰五者至尊爲陰所變于義轉迂矣

分剛上而文柔

賁

注曰剛柔不分文何繇生故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柔來文剛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剛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攸往

樾謹按如注義則柔來文剛亦可云坤之上六分居二位何獨於剛上文柔乃言分乎是於分字之義未得也此卦六二一陰爻居初三兩陽爻之間所謂柔來而文剛也九三上九兩陽爻包四五兩陰爻於中所謂分剛上而文柔也以其有兩陽爻故言分若依注義專指上九一爻又何分之有宜其說之不得也

鼎象也

注曰法象也

樾謹按六十四卦皆觀象繫辭而獨於鼎言象義不可通集解引虞翻曰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此亦曲爲之說耳象當爲養說文人部像象也從人象聲讀若養字之養凡說文讀若之字其聲既同其義亦通如勿聚也讀若鳩而今勿聚字卽作鳩管厚也讀若篤而今管厚字卽作篤竝其例也周易象字依說文本當作像像讀若養則亦可段爲養矣鼎象也猶云鼎養也下文云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是其義也學者不知象爲養之段字故不得其義

漸之進也

注曰之於進也

樾謹按王氏讀漸字絕句殆非也此承晉傳而言晉傳曰晉進也故此傳曰漸之進也所以別於晉之進也晉與漸雖竝有進義然漸則以漸而進其義微有不同故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正義曰漸漸而進之施於人事是女歸之吉也此說極合傳義經曰漸女歸吉傳則釋之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辭義本無可疑自王氏誤讀漸字絕句後儒遂疑之字爲衍文矣

乘木舟虛也 中孚

注曰乘木於用舟之虛則終已无溺也用中孚以涉難若乘木舟虛也

樾謹按王氏此注所說不了集解引王肅曰中孚之象外實內虛有似可乘虛木之舟也若然則當言虛舟不當言舟虛矣詩谷風篇正義引鄭注曰舟謂集板如今白空大木爲之曰虛卽古又名曰虛總名皆曰舟鄭君此注亦有奪誤阮氏校勘記謂自當作船未知是否至虛字之義當以鄭注爲塙總名曰舟別名曰虛而合言之曰舟虛猶禮記言魚鮪魚其總名

鮪其別名左傳言烏烏烏其總名烏其別名古人屬文自有此例也二王不解虛字故所說皆非

天行健

乾 以下象傳

樾謹按健卽乾也以健爲乾亦猶以順爲坤說詳坤彖辭武氏億經讀考異謂乾古作健見古今韻會今按健卽健之異文猶以卽順之省文若竟以健爲古乾字亦猶王肅注家語竟以以爲古坤字胥失之矣知光大也 坤六三

注曰知慮光大故不擅其美

樾謹按光與廣通光大卽廣大也說詳王氏引之經

義述聞知當讀爲志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
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然則知亦猶志
也列子湯問篇女志疆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
張湛注曰志謂心智蓋志知古通用知慮字可以志
爲之故志氣字亦可以知爲之知廣大也言其志之
廣大也

衍在中也

需九三

集解引虞翻曰衍流也中謂五也荀爽曰二應於五
水中之剛故曰沙知前有沙漠而不進也體乾處和
美德優衍在中而不進也

樾謹按二說以苟爲長詩伐木篇醜酒有衍毛傳曰
衍美貌是衍卽有美義衍在中也猶云美在中也正
與九三傳云災在外也相對成義

患至掇也

訟九三

集解引荀爽曰下與上爭卽取患害如拾掇小物而
不失也釋文曰鄭本作掇陟劣反憂也
樾謹按二說義均未安惟此字鄭荀各異疑皆非本
字古字蓋止作彳荀訓拾掇故從手鄭訓憂故從心
耳說文彳部彳綴聯也患至彳也言患害之來綴聯
不絕也今各本皆作掇古字古義俱亡矣

不足以與行也 履六三

樾謹按以字衍文也傳文本云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與行也古與以二字通用上句用以字下句用與字文異而義同史記貨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漢書楊雄傳曰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與以互用正與此同學者不知與字之卽以字而更加以字於與字之上轉爲不辭矣

卑以自牧也 謙初六

注曰牧養也

樾謹按牧固訓養然卑以自養於義未合荀子成相篇請牧基賢者思楊倬注曰牧治然則卑以自牧者卑以自治也方言曰牧司也又曰牧察也司察二義皆與治義相近雖亦從牧養一義而引申之然詁經者當隨文以求其義未可徒泥本訓矣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臨九二

注曰若順於五則剛德不長何繇得吉无不利乎全與相違則失於感應其得咸臨吉无不利必未順命也 正義曰未順命者釋无不利之義未可盡順五命須斟酌事宜有從有否故得无不利也

經二
樾謹按傳文止曰未順命也竝無有順有不順之義
王氏此說殊不可通集解引荀爽曰陽感至二當升
居五羣陰相承故无不利也陽當居五陰當順從今
尚在二故曰未順命也若然則咸臨吉无不利以陽
升之五而言未順命也又以陽在二而言兩句各成
一義全非孔子作傳以解經之旨矣荀氏此說亦未
盡合今按雜卦傳曰咸速也咸臨者言臨之速也其
說已詳爻辭傳意蓋言咸臨所以吉无不利者以陽
尚在二未升之五羣陰尚未順從故欲其臨之速也
白咸字失解遂并傳義而不可通矣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无妄

注曰與辭也猶皆也天下雷行物皆不可以妄也
正義曰按諸卦之象直言兩象卽以卦名結之今云
物與无妄者欲見萬物皆无妄故加物與二字也
樾謹按物與无妄四字卦名也因卦名多兩字者而
此獨四字則於文不便故但曰无妄猶習坎二字卦
名也因乾坤震巽離艮兌皆一字而習坎獨二字則
於文不便故但曰坎也坎彖辭稱習坎而无妄彖辭
不稱物與无妄則已從省矣惟象傳尚存其舊耳正
義所云殊爲曲說世傳歸藏卦名有大毒畜小毒畜

卽大畜小畜也雖未必可據然毒與育通老子釋文
曰毒之今作育是也育之義爲養畜之義亦爲養單
言之曰小畜大畜重言之曰小毒畜大毒畜未爲無
義是故小毒畜大毒畜三字卦名也物與无妄四字
卦名也聖人設卦觀象而命以名安在其不可以三
字四字乎

滕口說也

咸上六

注曰咸其輔頰舌則滕口說也憧憧往來猶未光大
況在滕口薄可知也 正義曰滕口說也者舊說字
作滕徒登反滕競與也鄭元又作滕滕送也王注義

得兩通未知誰同其旨也

樾謹按王氏蓋從鄭作滕滕之義爲送故以憧憧往
來爲說取往與送義相近也若作滕則與憧憧往來
全不相涉矣正義謂義得兩通猶未達王氏之旨

君子以自昭明德

晉

注曰以順著明自顯之道 正義曰自昭明德者昭
亦明也謂自顯明其德也周氏等爲照非注旨也
樾謹按集解引鄭元曰地雖生萬物日出於上其功
乃著故君子法之而以明自照其德虞翻曰君子謂
觀乾乾爲德坤爲自離爲明乾五動以離日自照故

以自照明德也鄭所傳者費氏易虞所傳者孟氏易而其字皆作照然則古本固不作昭矣照與昭古通用照明即昭明也孫叔敖碑處幽曙而照明劉熊碑誕生照明竝其證也此傳之義當從王弼作昭其字當從鄭虞作照竟作昭則非古字矣

下不厚事也益初九

注曰時可以大作而下不可以厚事得其時而无其處故元吉乃得无咎也 正義曰厚事猶大事也 樾謹按經言利用為大作而傳言不可厚事則傳與經異旨矣恐非也說文厚古文作廔故厚字即與后

通禮記檀弓篇后木正義曰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是厚與后古字通用之證后訓後厚亦訓後釋名釋親屬篇曰后後也釋言語曰厚後也莊子列禦寇篇注靜而怯乃厚其身耳釋文曰元嘉本厚作後然則下不厚事猶云下不後事蓋下不可徒受上之益雖當損上益下之時必利用為大作乃元吉无咎此即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之義

莫益之偏辭也益上九

注曰獨唱莫和是偏辭也

樾謹按釋文偏辭音篇孟作徧云周币也尋釋文義

以作徧爲長惟周币之訓尙未盡善此徧字解經文
莫字徧之言盡也淮南子主術篇則天下徧爲儒墨
矣高注曰徧猶盡也是其義也凡言莫者如莫非莫
不之類皆是極盡之辭若有不盡然者卽不得言莫
矣故曰莫益之徧辭也王氏所據本作徧是以所解
未得傳義集解引虞翻曰徧周币也三體剛凶故至
上應乃益之矣是其字正作徧而其義卽用孟氏周
币之說然經言莫益之而注言乃益之豈可通乎學
者但當據虞注以訂正經文不必苟同其說也

積小以高大升

釋文曰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

樾謹按集解引虞翻曰君子謂三小謂陽息復時復
小爲德之本至二成臨臨者大也臨初之三與爲高
二之五艮爲慎坤爲積故慎德積小成高大是虞氏
之易正與或本同然下言高大則上宜言卑小今但
言積小疑本作積小以成大正義曰君子以順德積
小以高大者地中生木始於毫末終至合抱君子象
之以順行其德積其小善以成大名然則孔氏所據
本正作積小以成大故以積小善釋積小之義成大
名釋成大之義也此蓋古本如是後誤衍高字而作

經二
積小以成高大又誤刪成字而作積小以高大皆於
文義未安胥失之矣正義云云是其所據本不誤其
述經文必作積小以成大今作積小以高大此後人
以既誤之經改不誤之疏非孔氏之舊也且其上文
曰地中生木升者地中生木始於細微以至高大故
爲升象此文易之曰地中生木始於毫末終至合抱
蓋前言高大者以卦名升故必加高字以見升象此
言合抱者以傳云積小以成大言大不言高故但言
合抱以見其大也此孔氏措辭之密學者可藉以考
正經文矣

行惻也 井九三

注曰行感於誠故曰惻也
懋謹按經文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竝
受其福傳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但稱
述經文而其義自見孔子作傳自有此例如比象傳
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大有象傳曰大有初九无交
害也此類甚多不可枚舉傳文行字卽經文爲字墨
子經上篇曰行爲也然則行惻卽爲惻正義解經文
曰爲猶使也而淮南子說山篇高誘注曰行猶使也
蓋行之與爲其義通矣王注云行感於誠實非傳義

信如何也

鼎九四

注曰不量其力果致凶災信如何正義曰言信
有此不可如何之事也

懋謹按注及正義說皆于文義未安信當讀為身周
官大宗伯職侯執信圭鄭注曰信當為身是其證也
又信伸古通用荀子儒效篇是猶偃伸而好升高也
楊注曰伸讀為身亦其證也信如何也即身如何也
既覆公餗其身將如之何言必不免也王氏解爻辭
曰既覆公餗體為渥沾知小謀大不堪其任受其至
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也此正與傳義合但不

知信為身之段字故於傳文不得其解耳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漸

注曰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 正義曰

君子求賢德使居位化風俗使清善

懋謹按賢德善俗相對成文居字包下二事而言當
漸進之時不可不慎必有賢德善俗而後居之故曰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荀子勸學篇曰君子居必擇鄉
是其義也自解者誤以居賢德為一事善俗為一事
遂有疑賢字為衍文者矣

天際翔也

豐上六

注曰翳光最盛者也 正義曰如鳥之飛翔於天際
言隱翳之深也

樾謹按鳥飛翔於天際何以轉謂之隱翳王氏蓋從
翔字取義淮南子倣真篇雖欲翱翔其勢焉得高注
曰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翺直刺不動曰翔然則翔者
鳥高飛而張其兩翼也故有翳光之義正義云云似
于王氏之旨尚未達也

失時極也

節九二

集解引虞翻曰極中也未變之正失時極矣

樾謹按九二雖未變之正然不可謂失中也極當讀

爲亟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竝曰
極讀爲亟是古字通也失時亟也猶云亟失時耳論
語陽貨篇好從事而亟失時是其義也蓋初九居卦
之初故不出戶庭无咎至九二而猶不出門庭則其
失時也亟矣故凶也

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未濟

注曰辨物居方令物各當其所也 正義曰君子見
未濟之時剛柔失正故用慎爲德辨別衆物各居其
方使皆得安其所所以濟也

樾謹按物之所處謂之居處置其物亦謂之居考工

經二
記興人曰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弓人曰居榦之道蓄
桌不迤則弓不發皆處置之義也是故辨物者分別
其品物也居方者處置其方位也辨物居方相對成
義謂辨別眾物各居其方非傳義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繫辭傳

樾謹按方之言四方也物之言萬物也四方各以類
聚如爾雅釋地云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
人信空桐之人武是也萬物各以羣分如大戴記易
本命篇云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爲之長有毛
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

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
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是也樂記正義引
鄭注曰類聚羣分謂水火也集解引虞翻曰坤方道
靜故以類聚乾物動行故以羣分又引九家易曰方
以類聚謂姤卦陽爻聚於午物以羣分謂復卦陰爻
羣於子其說皆以求深而反失之至鄭君注樂記云
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也則又失之小矣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韓康伯注曰失得之微者足以致憂虞而已故曰悔
吝正義曰經稱悔吝者是得失微小初時憂念虞

度之形象也

樾謹按集解引干寶曰悔亡則虞有小吝則憂憂虞未至於失得悔吝不入於吉凶事有大小故辭有急緩各象其意也干氏之意蓋以虞爲驩虞之虞故云未至於失得言雖憂而未至有失雖虞而未至有得也韓伯此注與干寶說同正義以爲憂念虞度失注意矣惟如干說實亦未合傳但言悔不言悔亡乃曰悔亡則虞豈可通乎廣雅釋詁曰虞驚也然則憂虞猶言憂驚也或以爲驩虞或以爲虞度胥失其解廣雅此訓殆古易說歟

齊小大者存乎卦

注曰齊猶言辯也

樾謹按齊之訓辯初無依據韓意蓋謂齊小大與辯吉凶語意相近耳殆非也齊小大正與列貴賤同齊猶言列也淮南子原道篇齊靡曼之色高注曰齊列也是齊可訓列莊子盜跖篇齒如齊貝齊貝猶列貝也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曰列曰齊辭異而義同猶未及乎辯之也繫辭焉而明吉凶斯辯矣故又曰辯吉凶者存乎辭韓伯謂齊猶辯殊非傳意

憂悔吝者存乎介

注曰介纖介也王弼曰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
卽悔吝者言乎小疵也

樾謹按所引王弼說見略例明卦適變通爻篇其文
曰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遇其憂悔吝
之時其介不可慢也以文義求之似王氏讀介爲介
故以其位其介對文竝舉釋文於略例出其介二字
云音介此得王氏之意者也又曰本又作分符問反
蓋界限之介與分量之分義得兩通故陸氏竝存之
不以爲誤也韓伯訓介爲纖介本王肅于寶之說乃

又引王弼說以證之殆未達弼旨矣釋文於此出乎
介二字云音介注同王肅于韓云纖介也是陸氏讀
此傳仍從王弼作介所謂注同者卽注中其介不可
慢之介也纖介之說別屬之王肅于韓其所見塙矣
其靜也專

注曰專專一也
樾謹按下文云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翕與闢正
相對此云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專與直亦必相
對殆非專一之謂也專當作搏說文手部搏圍也考
工記梓人搏身而鴻鄭注曰搏圍也又廬人弓人注

竝同楚辭橘頌篇圓果搏兮王逸注曰搏圓也楚人名圓爲搏然則其靜也搏猶言其靜也圓圓者乾之本體也搏直翁闢皆言其狀非言其德搏作專者段字耳史記秦始皇紀搏心壹志段搏爲專也此云其靜也專段專爲搏也釋文曰專陸作搏搏卽搏字之譌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注曰物之存成由乎道義也正義曰此明易道旣存天地之中能成其萬物之性使物生不失其性存其萬物之存使物得其存成也性謂稟其始也存謂

保其終也

懋謹按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能保其成之之性使長存而勿失卽道義之所從出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爾雅釋訓曰存存在也邢昺疏卽引繫辭成性存存以證之是存存重言非有兩義正義以成性爲一事存存爲一事解爲存其萬物之存下存字果何指乎

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也

正義曰謂聖人於天下至蹟之理必重慎明之不可鄙賤輕惡也

樾謹按惡之言麤也國語齊語惡金以鑄鉏夷斤擗
韋昭注曰惡麤也儀禮既夕記主人乘惡車亦取麤
惡之義天下之理至蹟必詳悉言之方能共曉故曰
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也謂不可麤略也惡與善
爲對文釋名釋言語曰善演也演盡物理也盡物理
謂之善然則不盡物理謂之惡矣正義以爲鄙賤輕
惡夫天下之理豈有可賤惡者知其不然也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釋文曰鄭本作至蹟云蹟當爲動九家亦作冊 集
解引虞翻曰動舊誤作蹟也

樾謹按以鄭虞說觀之是古本此句作言天下之至
蹟與上句同正義曰若以文勢上下言之宜云至動
而不可亂也然則孔穎達所據本亦作至蹟矣學者
徒見上文蹟與動對舉故改蹟爲動不知此文言天
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亂也
實專承天下之蹟而言下文云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後動然後覆說動字若謂此文蹟字必與動對則下
文動字何以不與蹟對乎蓋天下之蹟天下之動文
雖平列意實相承不必兩兩對舉也執後世之文法
以讀聖經失之泥矣其兩云言天下之至蹟似乎繁

經二
復乃古人自有此文法孟子梁惠王篇故王之不王
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
也離婁篇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
爲父子者定若以後世文法繩之兩王之不王兩瞽
瞍底豫亦可省其一矣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
矣
正義曰言君子台乘車今應負之人而乘車是小人
乘君子之器也則盜竊之人思欲奪之矣小人居上
位必驕慢而在下必暴虐爲政如此大盜思欲伐之

矣

樾謹按詩泮水篇思樂泮水禮記禮器篇正義作斯
樂泮水我行其野篇言歸思復唐石經作言歸斯復
蓋思斯竝語詞古亦通用盜思奪之矣盜思伐之矣
兩思字均與斯字同猶曰盜斯奪之矣盜斯伐之矣
正義以實字解之未合古義

聖人以此洗心

注曰洗濯萬物之心

樾謹按傳言洗心不言洗萬物之心韓注非也釋文
出先心二字曰劉瓛悉殄反盡也王肅韓悉禮反京

荀虞董張蜀才作先今按洗心之義當從劉瓛說尚書酒誥篇自洗腆釋文曰洗先典反馬云盡也然則洗之訓盡古有此義以此洗心者以此盡心也禮記王制篇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文義與此相近說文支部殄盡也劉音悉殄反蓋卽讀如殄故訓盡也京荀諸本作先乃洗字之省而集解引虞注曰以著神知來故以先心若然則當云聖人以此先知何言先心乎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樾謹按以上下文法言之此數語殊爲不倫疑易窮

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乃上篇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下之脫簡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乃文之重出者也當移至上篇曰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至此篇則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之乾坤

動而不括

注曰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无結闕之患也

樾謹按括與适通書君奭篇南宮括大傳作南宮适

是其證也說文疋部疋疾也讀與括同然則不括卽
不疋言不疾也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是君子不急於
動故曰動而不疋韓注訓括爲結又加闕字以成其
義失之迂矣

於稽其類

集解引侯果曰於嗟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爰粵於也詩桑中篇爰采唐兮儀
禮士冠禮爰字孔嘉毛傳鄭注竝曰爰於也漢書敘
傳尚粵其幾應邵曰粵於也然則於稽其類猶云爰
稽其類粵稽其類耳侯訓爲嗟則讀爲烏轉於文義

未安矣

因貳以濟民行

注曰貳則失得也

樾謹按釋文因貳音二鄭云當爲式集解引虞翻曰
二謂乾與坤也是虞韓皆與鄭讀同然聖人何不明
舉此二者以示人而但曰貳貳者何物乎後人各以
意求之或以爲乾坤或以爲失得而聖人之傳幾同
秦客之廋辭楚王之隱語矣殆非也周官小宰之職
曰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鄭司農云貳副也司
勲職曰大功司勲藏其貳鄭注曰貳猶副也功書藏

經二
于天府又副于此者以其主賞司盟職曰既盟則貳之注曰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以此考之凡有正書而寫其副本曰貳古者三易之法掌于太卜民間不得見也然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亦欲使之知所趨避因寫副本行之邦國使民皆得取決焉故曰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是故變化云爲

正義曰是故變化云爲者易既備含諸事以是之故物之或以漸變改或頓從化易或口之所云或身之所爲也

樾謹按變化云爲與下句吉事有祥一律云亦有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曰公之云感注引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國語晉語曰其誰云弗從韋昭注曰誰有弗從是亦訓云爲有也變化云爲卽變化有爲言其變化必有所爲也變化有爲故象事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知來上句用云字下句用有字文異而義同古書往往有此尙書洪範篇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上爰稼穡爰卽日也爾雅釋魚篇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諸卽者也疊句成文而虛字不同不可枚舉

若從正義之說變化云爲分爲四事則與下文不屬矣

不易乎世 文言

王注曰不爲世俗所移易也

樾謹按易當讀爲施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云施猶易也故施易二字古亦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戰國策韓策易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作施三川皆其證也白虎通號篇引尙書不施予一人卽盤庚篇不惕予一人施通作易故通作惕亦其證也不易乎世者不施乎世也言不得設施

乎世也不施乎世故不成名而爲龍德之隱矣

善世而不伐

正義曰謂爲善於世而不自伐

樾謹按傳言善世不言爲善於世正義所說非其古也世當作大禮記曲禮篇不敢與世子同名鄭注曰世或爲大公羊春秋文十三年世室屋壞昭二十五年樂世心左穀經文世竝作大桓九年左傳正義曰諸經稱世子及衛世叔申經作世字傳皆爲大然則古者世之與大字義通也善世而不伐者善大而不及也下句曰德博而化善世與德博義正一律世與

博皆大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

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當以成就道德爲行令其德行彰顯使人日可見其德行之事此君子之常也

樾謹按如正義所說甚爲不辭此日字疑日字之誤大畜九三曰閑輿衛釋文云日音越曰猶言也鄭人習反云日習車徒然則日日二字之相亂在本書已有徵矣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猶云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可見之行也日譌作日於義難通矣蓋言順也

樾謹按此順字卽象傳馴致其道之馴集解於象傳引九家易曰馴猶順也蓋馴順並從川聲說文馬部馴馬順也是二字聲義俱同馴致其道卽順致其道蓋言順也卽蓋言馴也正義於彼云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於此云蓋言順習陰惡之道積微而不已足孔氏猶知順馴之同義唐時古訓未溷也

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說卦

集解引虞翻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成旣濟定故旣成萬物矣

樾謹按繫辭傳云初帥其辭而揆其方旣有典常集

經二
解引侯果曰盡有典常非虛設也是侯氏訓既爲盡
此云既成萬物義亦與彼同猶言盡成萬物也傳本
泛論必牽合卦名此最虞氏之失

吳入也

樾謹按說文丌部吳具也從丌吳聲夨也從丌從
夨此易夨卦爲長女爲風者以此推之疑古說卦傳
當曰夨吳也不曰吳入也蓋嘗徵之彖傳矣彖傳每
不言卦名而言卦之名義如坎下艮上則曰險而止
震下兌上則曰動而說皆是也獨至夨卦則皆曰吳
無曰入者小畜曰健而吳蠱曰吳而止觀曰順而吳

大過曰吳而說行恆曰吳而動益曰動而吳升曰吳
而順鼎曰吳而耳目聰明漸曰止而吳中孚曰說而
吳彖傳無一入字然則說卦傳不作吳入也明矣蓋
卦名本作夨說卦傳釋其義曰夨吳也彖傳言吳者
皆夨之名義也自卦名變作吳則吳吳也二字無別
於是用序卦傳義改作吳入也而古字古義俱亡矣
爲蕃鮮

正義曰鮮明也取其春時草木蕃育而鮮明
樾謹按蕃育鮮明則成兩義當曰爲蕃爲鮮不得合
言之曰爲蕃鮮也蕃讀爲播周官大司樂職播之以

入音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然則周易段
藩爲播猶周官故書段藩爲播蕃播竝從番聲古
音同也鮮之言散也國語周語地無散陽漢白石神
君碑作地無蠱陽鮮與蠱同是故爲蕃鮮猶云爲播
散也震動故有播散之義後人不通古音斯失其解
矣

爲廣頽

樾謹按釋文廣鄭作黃當從之上文爲寡髮本作爲
宣髮集解引虞翻曰爲白故宣髮考工記鄭注曰頭
髮皓落曰宣易與爲宣髮是鄭說與虞同爲宣髮爲

黃頽爲多白眼三句皆以色言也今作寡髮廣頽失
之矣

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

樾謹按爲曳二字似宜在其於輿也之下其於輿也
爲曳如睽六三見輿曳是也睽自三至五正有坎象
以經注經莫塙于此矣爲多眚以下於輿義不相蒙
自爲曳二字誤倒在上乃以多眚屬輿集解引虞翻
曰坤爲大車坎折車軸故爲車多眚未免曲爲之說
矣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

樾謹按以喜二字疑當在必有隨之上其文曰豫以喜必有隨故受之以隨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正義引鄭注曰喜樂而出人則隨從正解豫以喜必有隨之義可據以訂正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注曰孚信也既已有節則宜信以守之

樾謹按說文卜部卜瑞信也守國者用玉卜守都鄙者用角節使山邦者用虎卜土邦者用人卜澤邦者用龍卜門關者用符卜貨賄用璽卜道路用旌卜象

相合之形今經典相承皆以節為之韓伯之意蓋謂節猶日也所以為信也故曰既已有節則宜信而守之晉人猶知古義唐以後不復知此矣

比樂師憂

注曰親比則樂動眾則憂

樾謹按比樂師憂實周易中之精義韓伯此注殊為膚淺集解引虞翻曰比五得位建萬國故樂師三失位輿尸故憂亦非其旨也蓋比樂師憂即需訟之一利涉一不利涉也需卦坎在上是未出險未出險則宜往而出險故曰利涉大川訟卦坎在下是已出險

經二
已出險則不宜又入險故曰不利涉大川此需訟一
利涉一不利涉之別也然需訟之利涉不利涉以乾
言也乾陽上升故需坎在上爲未出險而訟坎在下
爲已出險若師比則當以坤言矣坤陰下降故比坎
在上爲不遇險而師坎在下爲遇險不遇險故樂遇
險故憂比樂師憂正與需訟之利涉不利涉相反而
實一義也請更以蹇解井困四卦明之艮震皆陽卦
也陽則上升故艮上有坎爲蹇而震下有坎則解矣
兌巽皆陰卦也陰則下降故巽上有坎爲井而兌下
有坎則困矣傳曰井通而困相遇也明井坎在上則

與陰已通困坎在下則兌陰降而適與相遇也知井
之通則知比之樂矣知困之相遇則知師之憂矣余
著易貫一書頗發明憂樂之旨以明處憂患之道此
書專學古訓於易義未及敷陳姑撮其大旨如此
賁无色也

注曰飾貴合衆无定色也
樾謹按无定色不可謂之无色韓注非也集解引虞
翻曰五動巽白故无色也若然則賁變爲家人矣舍
賁之本卦而取義於家人不亦遠乎虞注亦非也然
无色之義殊不可曉釋文引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

貌鄭云賁變也文飾之貌王肅云賁有文飾黃白色以諸說觀之賁安得云无色惟上九白賁无咎王注曰處飾之終飾終反素是无色之義但可以言上九一爻豈可以言全卦乎疑无當作元乃古文其字集韻曰其古作元是也噉嗑食也賁色也食色正相對成文因賁止一字故加其字以足之曰賁元色也元无形似遂譌爲无色矣

兌見而與伏也

注曰兌貴顯說與貴卑退

者必自下而上故有震長男與長女之說然陰陽之理實不盡于此冬至之日一陽自地而升夏至之日一陰自天而降此陽升陰降之定理也故雜卦傳有震起艮止兌見巽伏之說震所以爲起者陽始于下也艮所以爲止者陽極于上也此學者所知也兌所以爲見者陰始于上也巽所以爲伏者陰極于下也此學者所未知也請以否泰二卦明之三陽在上三陰在下則陽已升陰已降而不復交矣聖人因名之曰否三陰在上三陽在下則陽升陰降而交焉聖人因名之曰泰是可見陰陽之理矣不然天位乎土地

位乎下豈非天地之正位何以爲否乎夫伏羲之卦猶倉頡之字也畫卦之法必自下而上亦猶作字之法必自左而右也一卦有一卦之意非必自下而上亦猶一字有一字之意非必自左而右也然則兌見巽伏之說與與長兌少之說何妨各成一義乎

羣經平議卷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羣經平議卷三

德清俞樾

尚書一

光被四表

堯典

枚氏傳曰故其名聞充溢四外翻高麗元氣之樾謹按光被四外甚爲不辭詩噫嘻篇正義引鄭注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然經文但曰四表不曰四海之表增字釋經亦非經旨今按僖二十八年左傳表裏山河表裏皆以衣爲喻是故四表猶四裔也說文衣部表上衣也從衣從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

又曰裔衣裾也是表與裔本義皆屬衣以其在極外而言則曰四表猶衣之有表也以其在極末而言則曰四裔猶衣之有裔也文選西都賦曰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表帶竝言得古義矣
克明俊德

傳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元孫之親
懋謹按此句當與上文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連讀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由其克明俊德禮記大學篇引此文而釋之曰皆自明也是謂堯自明其德非謂明俊德之士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皆兩句爲一義與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八句正相似僞孔傳割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蓋正取此數語與堯典相配也其後僞作二十八字者終之曰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則固以舜之元德配堯之俊德矣

厥民因石焚古文尚書傳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
懋謹按經文止言厥民安知其爲老弱者乎傳義似非經意也因之言重襲也說文艸部曰茵車重席廣

雅釋器曰復蓂謂之裊蓋因有重複之義以其爲重
席而從艸作茵以其爲復蓂而從衣作裊其義通也
厥民因與下文厥民隩文異而義相近隩本作奧見
段氏玉裁古文尙書撰異奧深也因有重複之義則
亦深也大暑大寒人不可犯皆宜深居以避之禮記
月令篇於仲夏之月仲冬之月竝曰處必掩身是其
義也

允子朱啟明

傳曰允國子爵朱名 正義曰夏王仲康之時允侯
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允之舞衣故知古有允國允

既是國自然子爲爵朱爲名也馬融鄭元以爲帝之
允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爲啟明揆
之人情必不然矣

樾謹按枚說是也說文糸部絀純赤也虞書丹朱如
此蓋虞書有允子朱之朱有朱虎熊羆之朱有丹朱
之朱許君謂丹朱如此然則允子朱與朱虎不如此
明矣不然允子朱之文最在前何舍前而舉後乎卽
此可見壁中古文允子朱與丹絀兩字不同其非一
人明甚孔傳雖僞然此說實勝馬鄭舊義學者不可
不知也

試可乃已

傳曰唯鯨可試無成乃退

樾謹按經言試可不言可試經言乃已不言無成乃已傳義非也已當作以禮記檀弓篇則豈不得以鄭注曰以已字又曰以與已字本同周易損初九已事遄往釋文曰已本亦作以論語先進篇毋吾以也釋文曰以鄭本作已皆已以通用之證以用也試可乃以者言試之而可乃用之也史記五帝紀作試不可用而已蓋不知已當作以而疑試可乃已文義難通遂改可爲不可古書之難讀久矣

吳朕位

傳曰吳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釋文引馬注曰巽讓也史記集解引鄭注曰入處我位

樾謹按諸說於文義均未安史記五帝本紀吳作踐當從之尙書作吳者段字也踐從夔聲古音與吳近史記仲尼弟子傳必不齊字子賤任不齊字子選賤從堯聲選從吳聲而皆名不齊是其證矣說者不知吳爲踐之段字望文生訓失之

舜讓于德弗嗣

樾謹按文選典引曰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李善注引漢書音義曰古文台爲嗣是古文尙書作嗣今文尙書作台台卽怡字故史記五帝紀集解引徐廣曰今文尙書作不怡也古文台爲嗣猶韓詩嗣音作詒音公羊春秋治兵作祠兵乃段借字史記五帝紀作不憚則以訓詁字代之也史公自序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竊謂史公雖得台字之義而于經文句讀有未審也此經嗣字當從今文作怡其義則從史公作憚而以舜讓于德爲句弗台爲句舜讓于德者言舜讓于有德之人也他如讓于稷契暨臯陶讓于及折

暨伯與皆有所讓之人而此無之者蓋舜實亦未見有可讓之人但不敢便陟帝位故讓于有德者若曰天下自當有其人姑待之耳弗怡者堯弗怡也堯聞其讓而不怡憚蓋不允其讓也故其下遂繼之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不然如下文諸臣之讓史臣必書帝曰俞女往哉或云帝曰俞往哉女諧此文舜讓之下堯猶無一言何以卽紀受終之事乎

如五器

姚氏傳曰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

樾謹按姚方輿以如五器連下卒乃復爲義蓋卽馬

融說太平御覽禮儀部引馬注曰五器上五玉禮終
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是也然如其說則但曰五玉
卒乃復豈不甚明必變其文曰五器何歟隱八年公
羊傳疏引鄭注曰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
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鄭氏此說于古無徵
且以物相授與而謂之如亦未詳何義殆不可用也
今按如猶同也廣雅釋言曰如均也上文同律度量
衡傳曰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然則如與
同竝有均義律度量衡言同五器言如其義一也五
器者五兵也國語周語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韋注

曰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也是古謂兵器爲器大戴
記用兵篇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
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憚慾而無
厭者也何器之能作公問作兵子言作器此古謂兵
爲器之明證蓋器械之中以兵爲重故得專以器名
禮記少儀篇不度民械鄭注曰械兵器也謂兵器爲
器猶謂兵器爲械矣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
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是古者兵器有五故
謂之五器天子巡守所至必均同之故曰如五器也
五兵之說諸傳記所載不一今姑依司馬法爲說其

詳見孔氏廣森禮學卮言

卒乃復

樾謹按姚傳龔馬融之說以此句連上如五器爲義未得其旨舜見前矣隱八年公羊傳疏引鄭注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然每方禮畢輒歸道里迂遠于事不便且下文言歸此文言復文旣不同義亦當異若如鄭注何不言卒乃歸而必言卒乃復乎今按周官宰夫職曰諸臣之復鄭注曰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又太僕職曰掌諸侯之復逆注曰復謂奏事也卒乃復當從此義謂

每一方禮畢舜輒使人反報于堯也下文歸格于藝祖方是舜自歸曰復曰歸經固別而言之何後人尙混而一之乎

歸格于藝祖

傳曰藝文也言祖則考著

樾謹按姚以藝祖卽文祖蓋陰用鄭義鄭君說上文受終于文祖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見史記集解又說此文歸格于藝祖曰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見詩我將篇正義是鄭意正謂藝祖卽文祖也姚襲其說但不以爲明堂耳今按文祖之說自以

鄭義爲塙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五府者
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
黑曰元矩然則舉文祖之一名以包靈府神斗眾名
猶舉明堂之一名以包青陽總章諸名也王者南面
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舜之受終必於文祖猶周公
朝諸侯必于明堂也孫氏星衍江氏聲竝宗其說洵
無以易之矣惟以藝祖謂卽文祖恐未必然文祖藝
祖既有異名必非同實若文藝一也何以前後俱言
文祖此獨變文言藝乎且藝之訓文亦非古訓周官
以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猶言材藝也漢世遂以六

經爲六藝而後世因之有文藝之稱豈可以說唐虞
之書乎尚書大傳作歸假于禰祖史記五帝本紀亦
云歸至于禰祖廟此自是古文今文之異然文祖無
異文而藝祖禰祖古今文不同卽此可知藝祖之非
卽文祖矣釋文引馬王云藝禰也以藝爲禰是以今
文說古文上文受終于文祖馬云文祖天也天爲文
萬物之祖故曰文祖是馬融之意固以文祖藝祖爲
有別矣惟藝之爲禰殊無依據孫氏星衍謂聲相近
此未得也藝當讀爲執執從執聲古藝字止作執漢
書楚元王傳注曰執古執字司馬遷傳注曰執古藝

字蓋古作執後作藝又作藝轉相加而愈非古矣是故以藝爲誓實以執爲誓古文以聲爲主省不從日亦猶以哥爲歌以叟爲賢之例也國語楚語居寢有誓御之箴韋注曰誓近也誓之義爲近禰之義亦爲近襄十三年左傳正義曰禰近也於諸廟父最爲近也隱元年公羊傳疏引舊說云禰示旁爾言雖可入廟是神示猶自最近于己故曰禰以是推之疑古字止作爾爾近也其後又加示旁者神之也故說文無禰字也字亦通作昵高宗彤日篇典祀無豐于昵釋文引馬曰昵考也謂禰廟也然則以誓爲禰猶以昵

爲禰昵卽暱之或體暱與誓竝在說文日部其說解曰暱日近也誓日狎習相慢也二字之義相近考廟最親有狎近之義故或謂之誓或謂之昵實一義也自後世以爾字加示作禰遂爲定名而誓昵之名皆廢矣又安知此經藝字爲誓字之段借乎今破藝爲誓以申明馬說明今古文文異而義同鄭君明堂之說可以說文祖不可以說藝祖至姚氏竊鄭義而變其說更不足論矣

鞭作官刑

傳曰以鞭爲治官事之刑

樾謹按史記集解引馬注曰爲辨治官事者爲刑姚
傳正用馬注惟官字之義自來未得今按官館古同
字說文食部館客舍也從食官聲自部官吏事君也
從宀自自猶眾也此與師同意夫以宀覆眾正合客
舍之義官卽古館字明矣許君分官館爲二誤也漢
書賈誼傳學者所學之官也文翁傳修起學官於成
都市中字竝作官不作館漢書多古字也說詳余所
著字義載疑原官之始蓋專爲庶人在官者而設彼
皆從田開來不有以舍之何以從事乎公乎在國曰
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故在官者卽謂之官其

後遂相承以爲吏事君者之名而官之本義反爲所
奪乃更製館字以爲客舍之名館所以從食者以庶
人在官皆得食祿故也此經鞭作官刑蓋以警庶人
在官之游惰者若以今字書之當云鞭作館刑馬姚
之義均有未盡

達四聰

樾謹按文十八年左傳杜注曰闢四門達四窻以賓
禮眾賢此古說之幸存者也四聰卽四窻也釋名釋
宮室曰窻聰也於內窻外爲聰明也是窻聰聲近而
義通闢四門所以達四目也達四窻所以達四聰也

門與目聲義俱隔故兩言之窻與聰聲義俱通故一
言之言聰卽言窻也此承格于文祖而言鄭君云文
祖猶周之明堂然則四門四窻明堂之制也古明堂
之制四旁爲兩夾兩夾皆有窻故曰四旁兩夾窻白
盛說詳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考四窻卽四旁之窻
也四門在前故以喻目四窻在旁故以喻耳是可見
古義之精矣

黎民阻飢

傳曰阻難眾人之難在於飢

越謹按詩思文篇正義引鄭注曰阻阨也姚義與鄭

相近釋文曰馬融注尙書作祖始也漢書食貨志舜
命后稷以黎民祖飢孟康曰祖始也古文言阻是作
阻者古文作祖者今文馬用今文說耳竊謂阻祖皆
且之段字古字祖阻皆與且通商祖庚卣祖乙卣其
祖字皆作且儀祖大射禮曰且左還鄭注曰古文且
爲阻是其證也說文且部且薦也然則黎民且飢猶
云黎民薦飢詩雲漢篇飢饉薦臻毛傳曰薦重也正
義引爾雅釋天仍飢爲荐謂薦荐字異義同黎民薦
飢正仍飢之義也且字古文作且凡在地上有薦籍
之意故訓爲薦作祖作阻均其段字因其作祖而訓

爲始因其作阻而訓爲阨俱未免望文生訓矣
女后稷

正義曰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
言女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上文讓於稷
契益稷云暨稷呂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稷爲天官
單名爲稷尊而君之稱爲后稷非官稱后也

樾謹按稷曰后稷猶夔曰后夔羿曰后羿所謂尊而
君之者是也帝命其臣何得亦從尊稱而曰女后稷
乎若謂女君此稷官不辭甚矣詩思文篇正義引鄭
注曰汝居稷官種蒔五穀疑鄭君所據本作女居稷

今作后者后與居形似又經傳多言后稷因而致誤
也國語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后字亦
當作居世居稷者世居稷官也今作世后稷則不成
義矣韋注曰后君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寬而栗

傳曰寬宏而能莊栗

樾謹按史記集解引馬融曰寬大而敬謹戰栗也姚
義卽本馬融說然莊栗之義與下文無傲相近傳曰
簡失之傲然則寬不失之傲也此栗字疑非戰栗之
謂栗猶秩也詩良耜篇積之栗栗說文引作積之秩

秩哀二年公羊傳戰于栗釋文曰栗一本作秩是栗與秩古通用寬而栗猶寬而秩也言寬大而條理秩然也爾雅釋訓曰條條秩秩智也是其義也禮記表記篇寬而有辨鄭注曰辨別也猶寬而栗也然則鄭君以寬而栗爲寬而有辨別得其旨矣

歌永言

傳曰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正義曰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爲長
懋謹按史記五帝本紀作歌長言是亦訓永爲長然

訓永爲長則下句聲依永爲聲依長矣於義難通蔡沈集傳曰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所謂聲依永也夫五聲既有長短清濁之不同卽不得言依永也豈將獨存宮聲而廢其四聲乎蔡說非也今按漢書禮樂志曰歌咏言聲依咏藝文志曰詩言志歌詠言是今文尙書永作詠當從之詩言志歌詠言謂詩所以言其志歌所以詠其言也依其所詠以定五聲是謂聲依詠又患其不和也而以六律六呂和之是謂律和聲古文尙書作永者卽詠之段字耳釋文曰永徐音詠得之矣

庶明厲翼

阜陽謨

枚傳曰眾庶皆明其教令而自勉厲翼戴上命正義引鄭注曰厲作也以眾賢明作輔翼之臣樾謹按枚傳增字太多未得經旨鄭注以庶明為眾賢明亦近不詞明當讀為萌周官占夢乃舍萌于四方杜子春讀萌為明又曰其字當為明是明萌古通用也史記三王世家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眈漢書霍去病傳及厥眾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師古注竝曰萌與眈同是古人每段萌為眈呂氏春秋高義篇比於賓萌鹽鐵論三代之盛無亂萌文選

上林賦以瞻萌隸長楊賦退萌為之不安吳都賦李注引戰國策臣觀人萌謠俗漢成陽靈臺碑以育苗萌楊震碑凡百黎萌皆是也然則庶萌猶言庶民矣詩卷阿篇有馮有翼鄭箋曰翼助也庶萌厲翼言庶民勉厲以助上也惇敘九族猶堯典言九族既睦庶萌厲翼猶堯典言黎民於變時雍九族舉至近者庶萌舉至遠者故曰邇可遠在茲論語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此所以惇敘九族而庶萌厲翼也

簡而廉

傳曰性簡大而有廉隅

樾謹按禮記中庸篇簡而文溫而理鄭注曰猶簡而
辨直而溫也然則此經廉字鄭讀爲辨言雖簡約而
有分別也論語陽貨篇古之矜也廉鄭注曰魯讀廉
爲貶禮記玉藻篇立容辨卑鄭注曰辨讀貶廉辨均
可讀爲貶是其聲相近也故鄭讀此經廉字爲辨凡
人惟過于簡約則無等威易於無別書曰簡而辨禮
曰簡而文其義一也鄭說洵長于枚矣
剛而塞
傳曰剛斷而實塞正義曰剛而能斷失於空疏必
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爲德也

樾謹按剛而能斷安見必失之空疏正義所說非也
塞當讀爲思堯典篇欽明文思今文尙書作塞正義
引鄭注曰慮深通敏謂之思此古文說也後漢書到
暉傳注引鄭注尙書考靈耀曰道德純備謂之塞此
今文說也是鄭君各依本字爲說釋文引馬融曰道
德純備謂之思則以今文塞字之義爲古文思字之
義矣說詳段氏撰異蓋思塞雙聲故義得相通堯典
思字馬以塞字讀之然則臯陶謨塞字亦可以思字
讀之剛而塞者剛而思也剛斷之人恐或不能審思
則失之於不當斷而斷者多矣故必剛而思乃爲德

也

百僚師師

傳曰師師相師法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曰師眾也廣雅釋訓曰師師眾也
猶之雍為和雍雍亦為和肅為敬肅肅亦為敬古人
之詞類然百僚師師乃眾盛之貌猶詩言濟濟多士
也微子篇卿士師師非度梓材篇我有師師司徒司
馬司空亞旅凡言師師皆言眾也馬融解卿士師師
非度曰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昇史記集解
枚傳以師師為相師法蓋即襲馬融說然非古義矣

無教逸欲有邦

傳曰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

樾謹按逸豫貪欲非美名也必無以此為教者且經
文止有邦二字乃增益之曰是有國者之常非經旨
矣今按教之言效也說文教部教上所施下所效也
太平御覽引春秋元命包曰教之為言效也言上為
而下效也釋名釋言語曰教效也下所法效也蓋教
從孝聲說文子部曰孝效也孝從爻聲周易繫辭傳
曰爻也者效此者也是爻孝教三字並聲近而義通
無教逸欲猶無效逸欲與無若丹朱傲同義有邦二

字屬下讀有邦兢兢業業言有國者不可不慎也
自我五禮有庸哉

傳曰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
接之使有常 正義曰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
士鄭元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
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

樾謹按王肅本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
一元士爲說枚則專以諸侯言其義皆有所未盡鄭
義盡之矣而江氏聲據曲禮禮不下庶人謂庶人通
用士禮不別爲庶人制禮于是又自爲說謂五等諸

侯爲三卿大夫四士五而引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
命子男五命證五等諸侯爲三其說似瑣矣然不及
天子義終未安今按五禮者天子也公侯也伯子男
也卿大夫也士庶人也僖二十九年左傳曰在禮卿
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可證公侯與伯子男之
禮不同昭四年傳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
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其曰公者蓋兼侯而言公合諸
侯謂公侯合伯子男也伯子男會公謂伯子男會公
侯也哀十三年傳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
此伯字杜注謂諸侯長非五等之伯其曰侯者蓋兼

公而言其曰子男者蓋兼伯而言謂公侯帥伯子男以見於伯也古者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鄭合公侯伯子男而一之分士庶人而二之固其說之小疏矣

予思曰孜孜

傳曰言已思曰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

懋謹按上文臯陶云思曰贊贊正義曰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是其字作曰音越今作日讀人實反誤也禹此語與臯陶之語相承則其字亦當作曰因臯陶言思曰贊贊故禹言予思曰孜孜也曰者語詞

思曰贊贊者思贊贊也思曰孜孜者思孜孜也正義解上文曰字未得其旨然卽其語知上文是曰字可知此文亦是曰字矣蓋兩語相承不容有異也

奏庶艱食

傳曰艱難也眾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

懋謹按如攷傳則當移庶艱食三字於暨稷播之上必非經旨矣釋文曰艱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然根食二字甚爲不辭詩思文篇正義引鄭注曰教民種澤沕菜蔬難戾之食然菜蔬之類不爲甚難且經止言艱食安知其爲菜蔬乎恐亦非經旨矣今

按艱當讀為饑說文羸部艱從羸良聲重文羸曰籀
 文艱從喜蓋喜聲之轉即為欣成十三年左傳曹公
 子欣時十六年公羊傳作喜時是其證也喜轉為欣
 則與良聲相近故篆文艱從良聲籀文羸從喜聲也
 羸從喜籀亦從喜兩字聲同故得通用儀禮士虞禮
 特牲饋食禮鄭注竝曰炊黍稷曰饑爾雅釋訓篇釋
 文引字林曰饑熟食也然則饑食謂熟食正與鮮食
 相對成義先時隨山刊木猶未播種止得鳥獸之屬
 而食之故曰暨蓋奏庶鮮食此時決九川距四海濬
 畎澮距川田疇已可耕種兼得黍稷之食故曰暨稷

播奏庶饑食鮮食也馬融百穀之說於義正合但必
 作根食則轉未安耳艱根竝從良聲羸饑竝從喜聲
 以六書段借之例求之皆無不合而饑食之義則視
 根食之義為長矣禮記樂記篇天地訢合鄭注曰訢
 讀曰熹訢從斤聲得讀為熹故艱從良聲得讀為饑
 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女聽
 傳曰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
 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
 樾謹按枚以忽為忽怠與治理相對義殊未安至蔡

沈傳竟云忽治之反也更爲肌說矣忽字鄭作習史
記集解引鄭注云習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
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如其說則習卽今笏
字笏以出納五言不辭甚矣然以鄭注釋之蓋於治
字絕句而以習字屬下讀其解非也其讀是也予欲
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者聲音之道與政事通故欲
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在察天下之治理也習以出納
五言者習乃語詞說文曰部云曰詞也從口乙聲亦
象口气出也又云習出气詞也從日象气出形然則
曰習二字古人竝用爲語詞習以出納五言者以出

納五言也習乃語辭不當以實義求之漢書律曆志
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內五言女聽
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
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
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云云班氏此解以順字釋
訓字順以歌詠五常之言卽訓以出內五言也古文
今文文字雖異而句讀則同可證枚傳以治忽連讀
之非矣又按漢志訓字今本譌作詠段氏撰異據隋
書律曆志訂正今從之

既載壺口

禹貢

經三
懋謹按既載壺口治梁及岐與下文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文義一律舊讀以冀州既載爲句非也蔡傳曰經始治之謂載言既又言始甚爲不詞白虎通四時篇曰載之言成也既載壺口言禹治壺口既成乃治梁岐也壺口不言治者文見于下故省于上也猶下文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岳陽不言修者文見于上故省于下也此古人屬詞之法也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傳曰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懋謹按史記集解引鄭注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

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中下夫究賦中下經無明文鄭何以知之且訓貞爲正而云正作不休義亦難曉及讀枚傳正與相當之說始悟鄭意鄭訓貞爲正者蓋謂正當也廣韻曰正正當也厥田中下厥賦亦中下賦正與田相當他州無田賦同等者獨究則然如曰厥田惟中下厥賦惟中下則於詞累矣故變文曰厥賦貞也洛誥我二人其貞釋文引馬曰貞當也厥賦貞亦此義也枚傳正與相當之說蓋竊鄭舊義謂賦第九則有意異鄭耳鄭注又曰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者正

作之正蓋涉上文真正也而誤當云治此州工作不
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故繼之曰言功難也自
工作誤爲正作而鄭義晦矣江氏聲尚書集注乃改
鄭注中下爲下下強鄭從枚其失已甚信述古之難
也

嶠夷既略

史記集解引馬注曰用功少曰略

樾謹按略當爲垆說文土部垆土乾也一曰堅也嶠
夷既垆正當從土乾之訓水退而土乾也作略者段
借字垆略竝各聲从土从田義得相通說文田部曠

城下田也漢書翟方進傳注引張晏曰塽城郭旁地
廣雅釋水曰炕池也王逸注七諫曰陂池曰坑然則
垆之爲略猶曠之爲塽炕之爲坑矣

厥土赤埴墳

傳曰土黏曰埴

樾謹按釋文埴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文
選蜀都賦注引鄭注曰熾赤也是經文埴字鄭本作
戠讀爲熾訓爲赤枚傳乃今文家說非古文家說也
惟鄭義亦有未安既言赤矣何必又言熾乎戠字仍
當讀如本字赤者赤色也戠者襍色也周易豫九四

勿疑朋益簪虞氏本簪作戠曰戠聚會也襍色謂之
戠正取聚會之義周官縫人職鄭注曰柳之言聚諸
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賈公彥疏曰
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
赤戠猶柳穀也穀卽說文穀字亦赤色日色赤而又
聚有諸色謂之柳穀土色赤而又聚有諸色謂之赤
戠矣下文曰厥貢惟土五色蔡沈傳曰徐土雖赤而
五色亦閒有之不知五色卽包于一戠字之中經固
有文不待後人增益其義也

陽鳥攸居

林之奇尚書全解曰諸儒之說皆以陽鳥爲雁竊獨
疑之此篇所敘治水詳見九州之下者莫非地名此
州上言彭蠡下言三江震澤獨于此三句中言雁非
惟文勢不稱考之九州亦無此例也古地名取諸鳥
獸如虎牢犬丘之類多矣左昭二十年公如夾鳥杜
注衛地名又鄭有鳴雁在陳留縣漢北邊有雁門安
知陽鳥非地名乎

樾謹按林說是矣然未盡也古鳥島通用釋名釋水
曰島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鳥也人物所趨如鳥之
下也集韻二十二皓曰島古作鳥羣經音辨曰鳥海

經三
曲也是以冀州島夷皮服史記夏本紀作鳥夷揚州
島夷卉服漢書地理志作鳥夷後漢書度尙傳注引
此亦作鳥夷然則陽鳥卽陽島也古文止作鳥夷
也陽鳥也一也後人于鳥夷之鳥皆改作島而陽鳥
之鳥則因誤解爲雁轉得仍古文之舊而其爲地名
則益無知者矣林氏雖知陽鳥爲地名然不知鳥卽
島字而引虎牢犬丘之類以證之蓋古字亡而古義
之湮久矣說文山部島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
然島亦不必在海中史記司馬相如傳阜陵別島正
義曰水中山曰島字亦作隴文選西京賦長風激於

別隴注曰水中之洲曰隴音島然則所謂陽鳥者雖
不知何地要亦此類也呂氏春秋恃君覽有揚島豈
卽禹貢陽鳥歟至鳥夷之鳥字當作鳥而義則仍當
爲島鄭注曰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則未免望文生
訓矣

九江孔殷

傳曰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
樾謹按史記作九江甚中枚義卽本史公說然以經
例求之如九河旣道三江旣入之類末一字皆言水
之治九江孔殷亦當同之殆非甚中之謂也今按孔

當訓大老子孔德之容河上公注曰孔大也殷猶定也堯典篇以殷仲秋五帝紀作以正仲秋以閏月定四時五帝紀作以閏月正四時史公以訓詁字易經文殷訓正定亦訓正然則殷定同義固尚書家之師說矣九江孔殷者九江大定也言九江之水東合大江故水勢大定也正義引鄭注曰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眾多言治之難也地里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按鄭君說九江自是古義而以孔殷為其孔眾多不辭甚矣雖古文家舊說殆不可用

厥名包匭菁茅

正義曰鄭康成以厥名屬下包匭菁茅為句匭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樾謹按厥名包匭菁茅與厥篚元纁璣組文法一律當以鄭讀為正太史公以厥名屬上三邦底貢為句作三國致貢其名集解引馬融注曰三國所致貢其名美也枚傳從之殆非經旨矣然厥名二字鄭注不傳不知鄭作何解周官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鄭注曰古曰名今日字蓋古謂字曰名故以文字題識即

經三
謂之名亦或作銘司勳曰銘書于王之大常注曰銘
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旂以識其人與其功也禮記
祭統曰銘者自名也鄭注曰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
者也蓋書以識事古但謂之名後人因器物題識或
須刻之故從金作銘耳厥名包匭菁茅者因旣包裹
而又纏結不可識別乃以文字題其上亦重之之意
也他物則否故包匭菁茅獨言厥名也

岷嶓旣藝

釋文曰嶓音波徐甫河反韋音播

樾謹按說文無嶓字壁中古文蓋止作播後人因其

是山名輒改從手者爲從山而其音猶從播之本音
故韋昭音播也播與波古通用上文熒波旣豬馬鄭
王本作播周官職方氏其浸波澁鄭注云波讀爲播
竝其證也播與波通故亦得讀從波音此陸德明所
以音波也以音求之古字作播無疑矣

四隩旣宅

樾謹按四隩旣宅卽堯典所謂宅隅夷宅南交宅西
宅朔方者也故九山九川九澤皆言九而此獨言四
也國語周語宅居九隩合通四海九隩亦當作四隩
涉上文九山九川九澤九藪九原而誤也辯見國語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樾謹按上文甸服曰百里二百里三百里四百里五
百里皆積而計之也二百里者合百里而言三百里
者合二百里而言四百里者合三百里而言五百里
者合四百里而言也下文綏服要服荒服曰三百里
二百里皆不積而計之三百里則自為三百里也二
百里則自為二百里也獨此文曰百里采二百里男
邦則積而計之也所謂二百里者合百里而言也曰
三百里男邦則又不積而計之所謂三百里者自為
三百里也以前後文準之似乎自亂其例矣疑三百

里本作二百里傳寫誤加一畫耳百里采二百里男
邦二百里諸侯適合五百里之數皆不積而計之也
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竝同今本無可據以訂正
然尋繹文義其誤自見蓋甸服分為五等若曰百里
賦納總百里納銓百里納秸服百里粟百里米則於
文不便故積而計之曰百里二百里三百里四百里
五百里至侯服以下或分三等或分二等自無庸積
而計之矣若如今本將使人積而計之乎則止于三
百里將使人不積而計之乎則又成六百里疑誤後
人莫此為甚而於太史公及馬鄭之說皆不可通矣

堯典咨女二十有二人王氏引之謂當作三十有二
人四岳爲四人十二牧爲十二人禹稷契臯陶垂益
伯夷夔龍爲九人及斯伯與爲三人朱虎熊羆爲四
人合之爲三十二人說詳經義述聞此文二譌爲三
猶彼文三譌爲二凡若斯類其數顯然即可從而訂
正似無容別求證據也

二百里流

傳曰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
樾謹按廣雅釋詁流末也漢書外戚傳託長信之末
流是流有末義故冕王之垂者謂之塗旌旗之游字

亦作旒其義竝通也此二百里最居五服之末故謂
之流矣枚傳訓移未得其旨

怠棄三正

甘誓

傳曰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
樾謹按史記集解引鄭注曰三正天地人之正道枚
傳卽本鄭注然天地人之正道但謂之三正於義未
明恐鄭義非也釋文引馬注曰建子建丑建寅三正
也若然則有扈氏所建何正豈亦如秦人之建亥乎
經無明文疑不足據今按爾雅釋詁曰正長也故古
謂官長爲正昭二十九年傳木正曰句芒杜注曰正

官長也是其義也襄二十五年左傳齊人賂晉六正
注曰三軍之六卿竊謂三正六正其義正同據周官
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
雖未知夏制如何然上文乃召六卿詩棫樸篇正義
引鄭注曰六卿六軍之將是王六軍六卿與周制同
然則大國三軍三卿宜亦同矣是故三正者三卿也
猶晉六卿謂之六正也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以天
子之命卿而忘棄之則其不奉王命任用私人可見
矣故以爲罪也
御非其馬之正

傳曰御以正馬爲政

樾謹按史記夏本紀作御非其馬之政尋繹枚傳似
以正馬釋政字其所據經文亦當作政也惟御非其
馬之政於義難通政疑攻字之誤上文曰左不攻于
左女不恭命右不攻于右女不恭命此文曰御非其
馬之攻女不恭命三攻字同義御非其馬之攻猶云
御不攻于御也攻誤作政猶鄭注工作不休今誤作
正作不休也說見禹貢厥賦貞下

子則孥戮女

傳曰孥子也非但止女身辱及女子

樾謹按如枚說則經文當言戮女孥矣非經義也周
官司厲注鄭司農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
曰予則奴戮女論語曰箕子爲之奴是古本止作奴
不作孥漢書季布欒布傳贊曰奴僇苟活此固尚書
家舊說然上文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明是
誅戮之戮此承戮于社而言不當別爲戮辱之戮疑
奴當讀爲孥文選長笛賦注引蒼頡篇曰孥粹也引
也予則孥戮女言予則粹引而戮女也枚傳固非舊
說恐亦未是耳

